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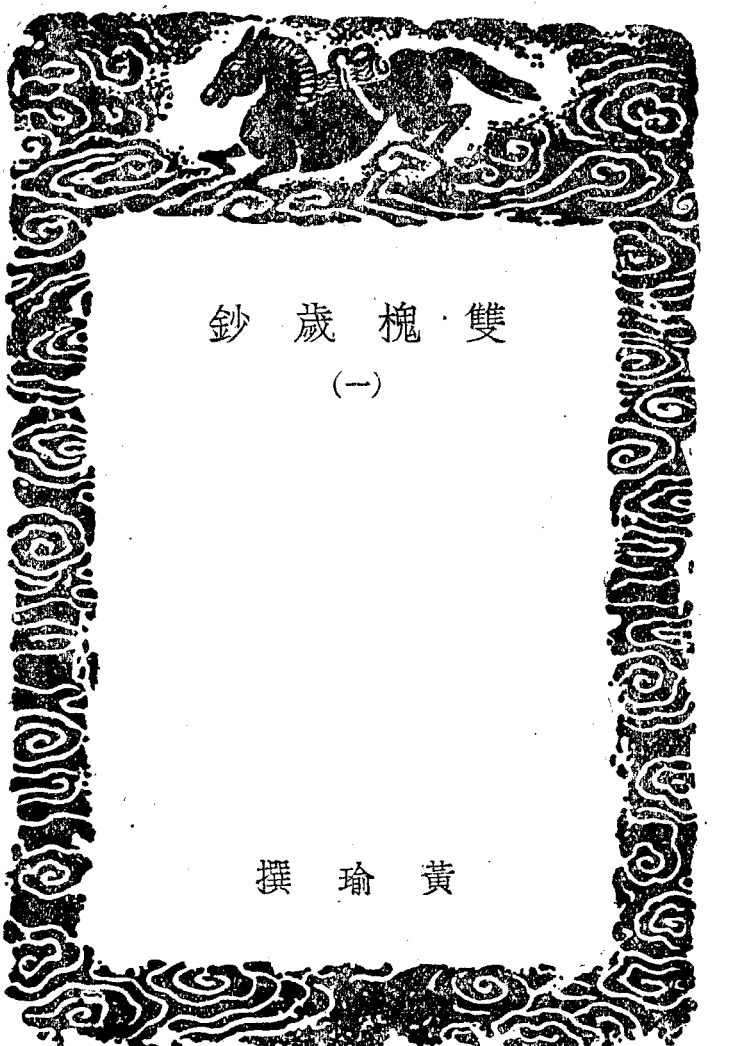


雙
槐
歲
鈔

一





雙·槐·歲·鈔

(一)

黃瑜撰

明故文林郎知長樂縣事雙槐黃公行狀

公諱瑜字廷美其先筠州人系出度支員外郎漢卿之後五傳至郡馬迪功郎重載嘗獻瑞麥賦子朝奉雍孫西臺侍御史憲昭曾孫宣慰副使從簡皆顯于宋元間及侍御以忠言謫南海生宣慰勤王有功生子教號疊水弟敏領洪武癸酉鄉薦教生溫德溫德生源遠府君泗公之父也世傳仕業自疊水以來始潛而弗耀匯休鍾慶實發於公之身惟公賦質重厚稟性寬仁克養之深金純而玉粹蓄受之廣山納而海函爲學絕絺繪阿曲之習而惟聖賢是希焉爲文去摛掇雕鏤之華而惟本原是務焉孝友周達于家邦而覲其德者心融寬猛竝施于政治而聞其風者誠服至接物應事和而不流犯而不校恂恂如也公在胎教時母太孺人伍氏夢赤馬入空覺而媿焉故小字之曰馬兒幼有矩矱頭角嶄然不隨羣兒戲弱弗遊里塾適童生屬對曰黃楮題朱字方指授采色門類各俯思未就公應聲代之曰青梅點白鹽語甚卓犖近似調羹師奇其聰悟源遠因遣就學授以孝經論語諸書過目成誦每謂所親曰光裕我家者必此兒也旣冠授書經窮晝夜手口不懈源遠恐其成疾輒禁止之公得侍講林環講義乃竊誦默識大得其旨適提調甄收俊髦遂入邑庠爲弟子員英標特異文思雄偉不羣流輩未之知也獨同邑李君智見而推許焉因納交莫逆後遂妻以女弟時番禺東井陳宣之先生以五經授教遂相與館于廣城卒業其門而學益進講習之暇則修堂祠營居室凡櫝主之制祭祀之儀冠昏喪葬必作文公家禮行之源遠義

方之教素嚴。公事之惟謹。應門總務。咸得其歡心。每朔望晨起。謁家廟。公必豫備盥粥以俟。晚有疾。旦夕侍側。不離左右。甚或夜分乃寐。藥餌必親熬。飲食必親嘗。而後進。如是者。歷寒暑十有四。未嘗怠也。初。太孺人厭世時。年纔十二。卽知哀慕。繼母李氏鞠養之。旣長。敬奉如親母。及遭源遠之喪。踊泣幾絕。水漿不入口者累日。殯斂送終之節。凡當時搢紳之所不能行者。務盡其曲折。冒荆莽以求兆原。日行數百里。兩足潰血。不自知也。時兄瑄。弟珩。各以疾不能襄事。營辦之費。皆自己出。未嘗吝焉。兄弟欲分有其業。公不能止。盡以付之。一無所取。歸自墓所。敝篋露祭器銀杯三枚。皆盡取去。且詬且攘。亦不與校。已而瑄蕩析。至無以家。公出已貲。贖還所居第。賙給之終身。珩早夭。撫育其二子。克底成立。爲之立家室。給田莊。其孝弟慈睦。出於天性。蓋加人一等也。親旣沒後。益自振勵。學日有名。景泰丙子科。遂登鄉貢進士第。燕鹿鳴。日慘然泣下。衆驚問之。公投淚曰。余永感久矣。父母能教我。而不及見我成名。此所以悲也。語次。益歔歔不自勝。同列咸爲之感歎。士林由是賢其爲人。計偕北上。試禮部。登乙榜。不就。遂遊太學會。天變求言。上疏言六事。忤權貴。興濟伯楊公善欲繼之。輿論不協。乃得免。居京師八載。當時名公如王太宰翱。薛侍郎遠。李學士賢。邱學士濬。皆器重之。李欲延入館閣。不肯作。七誘以明志。然數奇。竟不第甲科。歷政司徒。日久。以材幹聞。御史缺員。銓曹署公名。有揚州兪姓。蚤緣戚畹者。排公得之。或使進賄。公笑曰。功名高下。自有定分。關節求進。吾不爲也。旣而兩廣兵興。旨意不限士之貫籍。惟其賢能。則授以牧民之任。公遂得惠州府長樂知縣。邑治僻在一隅。居民狡獪。前令往往不能行所志。公至。乃闢田里。以阜其俗。興禮義。以化

其心上承下御。動中肯綮。政令每依寬厚。而略以猛濟之。故聲色不施。而翕然欣服。初。豪戶不供糧稅。上官每加譙責。莫可誰何。公習聞其弊。知其必出於里胥強橫之故。至是果皆乘肩輿。衣羅綺。導以鉦旆。來見公。褫之於庭。示以禮制。由是闔境服舍無違式者。又有曾某者。將履任時。拏舟來迓。趨事甚勤。渠意公必假以顏色。尋以微糧不完。與衆同罰。遠近益服公之無私。逋租匿役。無有敢隱焉者矣。凡避盜流離他境者。聞公治聲。還以數千計。戶口既滋。遂增置二里。而邑益庶。丁糧既盛。復增蓋二倉。而邑益富。至於宿蠹藏奸。亦披抉殆盡。雖古之善爲政者。無以加也。始蒞學時。見其卑濕。逼近城池。且狹隘不足爲樂育之地。慨然嘆曰。吾事也。遂具實遣人聞於上。并申合屬。巡撫巡按布按二司皆允之。乃捐己俸三十石爲之倡。聞者咸欣躍出貲以助。買城東軍營民居地。撤其舊而遷建焉。甫四閱月。而經營告成。至於壇壝橋梁。驛傳鋪店。皆興修無遺。政暇則至學。與師生講論經史。考試講業。賡疊不倦。時富室多爲義官。如顏莊輩。惟寒門乃肯充庠生。公思有以感動之。因老人陳姓者。其子入學。躬送至其家。莊輩以不見臨爲耻。於是競以子弟遊泮爲榮。而弦誦之聲洽矣。科目久乏人。自公興振庠序。曾瓊林廣相繼領鄉薦。而亦公素所鑒別者也。公視民如子。匹夫匹婦有不得其所。恆哀矜焉。聽訟時。公門大闢。民或不持牒。徑行赴訴。詢之多得其情。鞭撲閒聞。呼少孤者。必流涕釋之。有寡婦爲豪民奪其園池。公廉得實。卽斷還其業。民以債負爲上杭商所毆者。以俸金代還之。胥吏或旅寓獲疾。則使人爲之調護。尤憐獄囚。每朔望必解桎梏。櫛沐飲食之。莫不感泣。籲天祝公之壽。偶以事久寓於外。歸未抵城。獄囚聞之。歡聲如雷。府經歷黎獻見而駭。

異以爲公之愛民。無所不至。罪人如此。他可知矣。府太守吳公釋思。尤加禮重焉。侍御龔公晟。號嚴峻。待興寧諸令如奴僕。獨雅敬公。始聞能名。卽加褒獎。尋薦諸朝。訪察閒。且樂從公之言。有冤獄淹禁者二十餘年。欲置之重典。因公之言釋之。其他重犯多斃箠下。每救護之。全活甚衆。興寧有嫡庶競田產。積久不能決。吳太守委公往勘。公爲開陳因心之懿。於是揮涕自責。讓爲閒田。雖異境之民。而亦化公之德。如此。政平訟理。遠至邇安。邑民淪浹骨髓。至今夢寐猶不能忘。避公嫌名。至於舍黃魚而不食。愛戴可謂深矣。初邑多淫邪。每秋冬之交。覲儺載道。云驅瘴疫。公禁止之。其風遂革。又多盜賊。公以德化之。牛羊盈野。而人無敢竊者。秉性剛介。苞苴無敢至門。惟勇於爲義。嘗有貢途遊太學。貧不能往。盡以月俸贈之。又厚贖莆庠吳瑤之父喪。囊無留財。家人雖有吝色。不之顧也。人有饋送土物。雖至微不受。惟禽鳥則受而縱之。民化其仁。家無儲置網者。恆相謂曰。黃父母恩德。猶及羽毛。而况於百姓乎。成化壬辰。豪民黃新恃富。殺人。上司以其無屍。欲出之。公默禱于神。忽有大蚌。蟄折左股。入硯池。而斃。公呼新謂曰。汝折其左足。埋黑水塘中。人告我矣。新遂驚駭。輸服。遂得尸。人呼天誅強暴。有此應也。未幾。蕭僉事蒼錄囚至惠州。受新銀三百兩。欲以爲疑獄。公堅不肯。爭曰。供證明白。尸旣獲矣。又何疑焉。蒼不得已。假作行提官吏對證。乃再勘結。里排隣曲。俱各證新情真罪當。始書決單。新遂棄市。公卽乞歸。龔侍御晟以已登薦。刻留之不得。于時行李蕭然。錢不滿貫。行方半道。忽甲而持戈者數百。奄至。公嘆曰。行囊甚空。盜胡爲來。至則涕洟羅拜。各出所有爲贖。公堅卻之。因護送至山谿。閒而去。蓋向所化盜盧公林也。盧爲長樂劇盜首。剽掠鄉墟。邑

人最苦之。義官李允設計擒至。自以爲不賞之功。公諭以理道。盧感激願爲良善。遂縱焉。允快快。嘗欲盜再發。以見尤。然竟無告。被竊。嗚呼。去後之思。梗化之徒。猶然。德澤及人。一何深哉。其後邑人欲建公生祠。繼公爲令者。安成李君顥。使庠生魏鳳等。來求繪容。公謙讓不居也。優游田里。餘二十年。恆對人言。以不及致身廊廟爲歉。建一亭。對植雙槐。因以自號。且曰。吾修善以取必於天。後裔能再植其一。則吾之願永畢矣。遷居廣城之省前。隣之人咸薰其德而良善。以宏治丁巳三月二十二日卒于正寢。距公之生宣德丙午正月初六日。享年七十有三。所著有雙槐集及歲鈔。書傳旁通行于世。配李氏。同邑大攬人。卽江州判官智之妹。有淑德。克贊公子男二人。曰畿。曰廣。畿娶陳氏宣之先生季女也。長孫金章。出就外傅。次金獲。猶在襁褓。廣娶阮氏。胄出。揮使之女。女子二人。名士蔡縉。何彬。其婿也。公屬纊之先。預知遊期。晨起。猶洒掃庭內。哦萬里銘旌詩。其夜問僕黃亞三曰。三更乎。已而報曰。三更矣。遂端坐。翛然而逝。其樂天知命如此。公德學兼備。名動朝署。而膏澤不洽於天下。論者惜之。其流光貽慶于子若孫。當永永無窮矣。故摭拾大概。以俟國史實錄云。宏治丁巳春三月己巳。興國同知同年鰥生番禺謝廷舉撰。

雙槐歲鈔序

夫著道莫最乎纂述。厥用維五。而疵亦稱是焉。蓋敍古者。用乎擇者也。贊今者。用乎確者也。品才者。用乎公者也。考業者。用乎會者也。諱文者。用乎理者也。是故美具於擇。惡濫以蔽美也。鑒永於確。惡誣以廢鑒也。賢重於公。惡闇以妨賢也。功卽於會。惡紊以隱功也。作貫於理。惡謬以類作也。斯纂述之恆局云。予觀長樂令黃公雙槐歲鈔。未嘗不心注其思而深慨其遇矣。夫是之爲書。言乎其古也。見羅羣籍。維典乃憲。譬則武庫洞開。神物焜燿。粹其擇矣。言乎其今也。明良之際。開物成務。擁日月而躡雲漢。昭其確矣。言乎其才也。采瑩弃瑕。而眚靡德掩。廓其公矣。言乎其業也。因事以表伐。而審勢以裁變。標其會矣。言乎其文也。禮辭謠識。摺摭罔漏。然卒規之於雅節。綜其理矣。居諸中祕。鑒戒其備乎。推諸州里。道化其興乎。施諸四方。文儒學士。不有矜快於先覩者乎。昔應劭沿風俗而通義成。世南工賦詠而書抄富。溫公志獻納而稽古詳。東萊慕演撰而事記顯。馳藝苑者。籍餘沃焉。玩是書之華。固足以比隆於諸子。要之精蘊。宜未可以紀載窺也。雖然。予故有深慨焉。公惟篤古之行。超萃其才。內弼亮而外宣風。蓋優舉焉。乃疏格於三事。驥淹於百里。四十年匡濟之懷。附之鉛槧以老。所謂德澤不加于時。欲垂空言以詔後者。無亦異代而同遭歟。抑慶澤之源。猶瓜瓞也。於語有之。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粵洲封君。相世弗耀。而風操特重。宮端先生蔚然懸深源之望於天下。雙槐名亭。始有俟耶。王氏徵之矣。書十卷。凡二百二十篇。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致仕前巡撫雲南湖廣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後學南海黃衷拜書

雙槐歲鈔序

宋左禹錫哀諸家雜說爲百川學海。元陶九成纂經史百氏爲說郛。類書紀載。庶其備矣。今余觀於黃公雙槐歲鈔。甚有所得。而嘆古人多遺論也。長樂黃公。南海人也。蘊道立德。博學宏詞。抱志負才。思奮庸於時。以大厥施。起鄉薦。養太學。願乃弗錄。南宮僅典一邑。以老。平生操觚著述。凡所聞見。朝披夕選。日積月累。始景帝嗣位。七載。逮孝皇御極。八禮。歲鈔乃成。聖神功德。書焉。人文典禮。書焉。天地祥眚。書焉。懿行美政。書焉。異端奇術。書焉。考諸既往。驗諸將來。大有關繫。殊非裂道德。乖倫彝。拂經背正。費歲月於鉛槧者比也。故今考之。爲卷十。爲目二百二十。約可該博。小可括大。簡可勝繁。無蹈襲。無補綴。無標竊。可信可法。可觀可興。可以訓誡。勸懲。罔不具焉。評者以爲應仲遠之風俗通。蔡中郎之勸學篇。不是過也。乃若博古物如張華。覈奇字如揚雄。索異事如贊皇公。知天窮數如淳風一行。可兼其長。亦必訂古語爲鈐契。究諺談爲稗官。搜神恠爲鬼董狐。資謔浪調笑爲軒渠子。以稱雄於技苑談圃爲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此萬世作者法程也。茲長樂公殫智竭勞。畢四十年。遵孔氏之遺教。輯儒者之完書。示今傳後。不亦賢於人遠矣哉。我朝宣正以至宏德。館閣臺省。宗工學士。各紀聞見。著爲錄記談說。自成一。家。邇年尙述大夫萃而傳之。名曰今獻彙言。博物洽聞。殆與黃公斯鈔。互相羽翼。左陶二子。惡足專美前。世哉。小子無似。幸不棄於泰泉詹學。鉅篇示軌。受迪多矣。敢拾俚語。置諸末簡。詢芻蕘之一得。采葑菲而

不遺竊屬望於博雅君子。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秋八月望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資治尹刑部右侍郎致仕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奉勅總督漕運巡撫山東南畿大庾劉節書

雙槐歲鈔自序

儒者之學。通古今。達事變。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已矣。予質性疎魯。雖頗嗜學。然於道望洋。殊未有得。乃日事操觚。每遇所見所聞。暨所傳聞。大而縹緗之所紀。小而芻蕘之所談。輒卽鈔錄。歲自景泰丙子。以迄於今。四十年于茲。而編成焉。凡聖神功德先書。崇大本也。人文典禮必書。急大務也。天地祥眚必書。期大化也。經史異同必書。決大疑也。懿行美政必書。昭大節也。異端奇術必書。正大經也。言今必稽諸古。言天必徵諸人。言變必揆諸常。言事必歸諸理。此予著述之志也。自顧學識庸陋。擇焉而不精。詞藻頓弱。語焉而不詳。蒐括疎漏。猶登山望遠。而近不知。毛舉細瑣。猶入室觀近。而遠不察。徒爲飾轅覆瓿之贅物焉爾。何足以塵藝圃。而辱牙籤也哉。昔者成式雜俎。志怪過于齊諧。宗儀輟耕紀事。奢於白帖。然而君子弗之取。何則。多聞不能以闕疑。多識不足以畜德故也。今予此書。得諸朝野輿言。必證以陳編確論。採諸郡乘文集。必質以廣座端人。如其新且異也。可疑者闕之。可厭者削之。雖鬱于性命之理。若不足爲畜德之助。而語及古今事變。或於道庶幾弗畔。云雙槐亭名。在廣郡會城。予解組後。栖息處也。時大明宏治乙卯仲春。穀旦七十。迂叟前琴堂傲吏香山黃瑜廷美甫謹書。

雙槐歲鈔目錄

第一卷

聖瑞火德

講經興感

御製逸詩

醉學士詩歌

春王正月辨

宋元通鑑

何左丞賞罰

楓林壬課

嘉瓜祥異

文華堂肄業

尊孔衛孟

貴妃禮制

禮儀尙左

禁水火葬

宋復元讐

朝雲集句

第二卷

國朝三都

中都閱武

朝會紀事

西域歷書

國子試魁

聖旨立坊

兩魁天下

海定波寧

丁丑再試

劉學士

邑俊升郡學

孝義家

臣節忠謹

詠初月

姓名相同

綱常爲治

御寶文移

第三卷

三丰遜老

聖孝瑞應

劉伯川善觀人

胡貞女

史孝子

冷協律

姚少師

長陵八駿

柳庄相術

金尙書際遇

甲申庶吉士

洪恩靈濟宮

營建祥異

觀燈應制

駕馭文武

臨涖本貫

周憲使

龍馬

玉簫宮詞

首甲硃書

古註疏

過揲九六

解氏兄弟

觀物吟

第四卷

聖子神孫

詩歌純粹

文淵閣銘

太孫侍從

孝子擢大學士

陳情願仕

端本策

盧師二青龍

臺官占后星

都堂先兆

秦新名諱

宋元倫理

經書對句

銜甲吐卷

典史大魁

斷鬼石

歷事六科

外任改京秩

曹月川學行

猗蘭操

謫官盡職

賜降虜姓名

恩宥軍伍

陳御史斷獄

第五卷

閱武將臺

內府教書

蒙古瓦刺

朶顏三衛

倭國逸書百篇

朝覲旌勵

石主事掾師

胥掾官至尙書

士夫孝行

場屋知人

京軍邊軍

馬政

周鳳錢暉

戊辰登科錄

賈斌進忠義集

蟲吐活魚

冤魂入夢

己巳禦虜諸將

因災却瑞

雨滴謠

太學生進諫

易儲詔

京闈二科舉首

第六卷

北京十景

太元洞極潛虛

夏二子

曹教諭詩評

禱神弭寇

先聖大王

草廬原理

皇極觀物

性敏善斷

龔指揮氣節

井妖致殞

旌忠祠

王忠肅公

薛尙書論禮樂

張都督不欺

馬楊二義士

非非國語

第七卷

金錢銀豆

黃寇始末

王清罹難

太宰上壽

南苑射獵

布衣進心學圖

壽星塘

蓮峯卿雲

登科夢兆

湯陰精忠廟

岳武穆遺詩

理宗本生系

莊周亂名實

薛文清公德學

邨邸官寮

彭蠡纜精

絕句近唐 古廉敍織錦圖

第八卷

名公詩識 全寅王泰卜筮 唐試進士排律 宋賜進士詩

夜見前身 河套墩臺 車戰器械 西番遇狄

四代通禮 始終清操 棠花表節 貞燕烈鴛

木工食一品俸 三十六宮 緣木求魚 尹氏八士

祭公芮伯 襄邸朝禮 玉堂賞花 馬恭襄殊錫

萬祺祿命 鵲橋仙 草馬骨羊 妖僧扇亂

獄囚冤報 楸人妻

第九卷

南京科道 莊定山 追復位號 林玠降箕

伏闕泣諫 詠竹言志 建州女直 彭陸論韻

龍洲魁識 妻救夫刑 山阜變占 瑞夢堂

文武換易官秩 會試論表 援例入監 龍與蜘蛛鬪

京官折俸 援溺得子 六臣忠讜 簡除保舉

荆襄兵兆

卜馬益

才力不及

名畫古器

東海二仙

虎臣進諫

道具體用

獎賢文

第十卷

孝穆誕聖

進御當夕

御製靜中吟

午朝奏事

謫仙亭

湯李自相標榜

劉綿花

牛生麟

籌邊翊治策

劉王疑冢

天地神化

名字稱呼

給由賑濟

瀋陽雞異

木蘭復見

長幼禮嚴

聖賢後裔

裴周二大魁

何孝子

進士教職長史

哈密

鳶魚辨

一月千江

子陵太白

邱文莊言行

保舉神童

修省直言

先大父長樂府君。蘊道立德。思奮庸于時。領薦後。卽挈家游宦。十有五年於外。乃返會城。以老故。見聞甚富。然必參伍研覈。歲增月潤。始成是編。惟館閣一二事。猶闕疑焉。比佐竊祿留院。堂之東一鉅櫃。扁鐫案牘。雖吳元年。楮墨完整如新。因據而補之。洪武中科第。及永樂初吉士姓名。是也。憶孩提時。府君抱哺。日置諸膝。先考過庭。時時問及名理神化。披閱語類諸書。且誦且談。旣瑩所疑。則笑曰。程朱語我矣。又奚疑焉。其篤信如此。聞邸報時事。輒嘆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雖帝世不能無也。然明良率作。修

其本以勝之。今也機軸轉移。竟何如哉。竟何如哉。江湖之憂。形諸鈔中者深矣。及佐七八齡。教以數與方名。偶弄筆作河洛點畫。見之喜溢眉宇。遂遣就外傅。今恭閱是編。音容如在。感念罔極。爲之愀然。因書目錄後。以示子孫。尙寶藏之。嘉靖癸卯秋八月。旣望奉直大夫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修撰嗣孫。頓首百拜謹書。

雙槐歲鈔卷第一

香山 黃瑜 廷美撰

聖瑞火德

太祖高皇帝功德福祚。超越邃古。貞應之符。有開必先。自堯舜以來。未有若是之盛者也。初。皇考仁祖淳皇帝居濠州之鍾離東鄉。皇妣淳皇后陳氏。嘗夢黃冠饋藥一丸。燁燁有光。吞之。既覺。口尚異香。遂娠焉。及誕。有紅光燭天。照映千里。觀者異之。駭聲如雷。天歷元年戊辰九月十有八日丁丑日昃時也。河上取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羅幢。鄰有二郎神廟。其夜火光照耀。及天明。廟徙東北百餘步。自是室中常有神光。每嚮晦。將臥。忽煜爚若焚。家人慮失火。亟起視之。惟堂前供神之燈耳。帝王之生。必有聖瑞。章章如此。及討元狄。旗幟戰帽襖裙。皆用紅色。蓋以火德王。色尚赤故也。既葬仁祖淳后之明年。爲至正乙酉。淮楚間童謠曰。富漢莫起樓。窮漢莫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吳家國。至卽吳王位。元年。未卽羊兒年也。明年戊申。建元洪武。六月壬寅。彰德路天寧寺塿。忽變紅色。自頂至踵。表裏透徹。如煨。鐵初出于爐。上有光焰迸發。自二更至五更乃止。癸卯甲辰亦如之。先是河北有童謠云。塿兒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兒紅。朱衣人作主人。公其應如此。未幾元主北遁。而天下一統矣。又仁祖先家泗洲盱眙。有第一山。元人文若題詩其上。曰。汴水東流過舊京。恢圖妙筭入皇明。暫攜諸將停歸騎。來看中原第一城。

詩作於元而皇明之句。又與國號相符。然則聖皇之興。所以開億萬年無疆之休者。夫豈偶然之故哉。

講經興感

丞相忠勤伯汪朝宗廣洋乙未歲以儒宿被召爲令史。彙除照磨正軍都諫司都諫事。太祖於草昧之初。諫行言聽。及有天下。召入中書。封伯爵。尋與胡維庸並承爰立之命。其所著詩集名鳳池吟藁。有奉旨講賓之初筵詩。敍曰。臣梁貞用古詩三百十一篇。輯成巨帙。進供睿覽。元之秦先生良卿周先生侍坐上躬親檢閱。以賓之初筵一詩。命臣廣洋直言講解。顧念學問迂疎。曷足發揚古作者之微旨。據經引註。敬爲演繹。上亦爲之興感。乃曰。衛武公一諸侯也。九十衰耄。尙能令人作詩自儆。復令人朝夕諷詠。期于不忘。矧今以可爲之年。當有爲之日。何不激昂黽勉耶。仍命臣廣洋繕寫數十本。頒賜文武大臣。俾揭于高堂。欲常接乎目。應乎心。以古賢侯爲自期。視武公初意。尤昭著而浹洽矣。觀其所敍。蓋在爲都諫時也。聖祖當興王之時。崇尙經學。非徒悅之於心。卽欲見之於行。而又上下交相儆勵如此。真可爲萬世勸講之法也。梁貞者。浙江蒼儒。後官至太子賓客。國子祭酒。秦元之名從龍。元御史。寓鎮江。周良卿不知何許人。相傳初渡江時。聘秦周邱三老。待以客禮。有謀則召之。惜邱逸其名。

御製逸詩

太祖高皇帝在軍中。喜閱經史。操筆成文。雄渾如元化自然。嘗謂侍臣曰。我起草野。未嘗師授。然讀書成文。渙然理順。豈非天生耶。見於御製文集者。可概見已。今得逸詩二首。賜都督楊文云。大將南征膽氣豪。

腰懸秋水呂虔刀。馬鳴甲冑乾坤肅。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終有種。穴中螻蟻更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深慶百勞。賜善世法師文彬鳳陽行云。老禪此去正秋時。臨淮水碧見蒼眉。月明淮海鏡清影。廣寒處處影常隨。水簾洞口溪雲白。知是山人愛游客。淮海月高天氣涼。西風凋葉襯長陌。清霜將降雁鳴天。滄之南北盡平川。荆山神禹鑿。役使多幽元。禪心若欲與對越。切莫將心戀丹闕。野人本與紅塵隔。且去溪邊弄明月。聲律醇正音響清越。真所謂昭回之光。下飾萬物。雖工於唐者。萬不逮也。

醉學士詩歌

洪武八年秋八月甲午。上覽川流之不息。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爲之賦成。召禁林羣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宋濂率同列研精覃思。鋪敘成章。詣東黃閣次第投獻。上皆親覽焉。復寘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勅太官進天廚奇珍。內臣行觴。觴已。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出跪奏曰。臣荷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酎。敢不如詔。第臣年衰邁。恐不勝杯杓。志不懾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寵光爾。上曰。卿姑試之。濂卽席而飲。將徹。上復顧曰。卿更宜釀一觴。濂再起。固辭。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濂舉觴至口端。又復瑟縮者三。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爲。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勉強一吸至盡。上大悅。濂顏而變頰。頓覺精神遐漂。若行浮雲中。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黃綾案進。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曰。西風颯颯兮金張。特會儒臣兮舉觴。目蒼柳兮曼娜。閱澄江兮水洋洋。爲斯悅而再酌。弄清波兮永光。玉海盈而馨透。泛瓊罍兮銀漿。宋生微飲兮早醉。忽周旋兮步驟踰跄。

美秋景兮共樂。但有益於彼兮何傷。洪武八年八月七日午時書。濂既醉。下筆欲傾。字不成行列。甫綴五韻。上遽召濂至。命編修官朱右重書以遺濂。遂諭濂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濂五拜叩首以謝。上更勅侍臣應制賦醉學士歌者四人。考功監丞華克勤。給事中宋善。方徵。彭通。聞而續賦者五人。秦府長史林溫。太子正字桂彥良。翰林編修王璉。張唯。典籍孫蕡。彭興孫皆吾廣人也。

春王正月辨

國初新安趙東山先生涉著春秋師說。述其師黃楚望澤春王正月辨曰。春王正月。此不過周之時。周之正月。而據文定則春字是夫子特筆。故曰以夏時冠周月。又謂夫子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如此則正月是夫子所改。蔡九峯則謂周末嘗改月。引史記冬十月爲證。如此則時或夫子所移易。以此說夫子。豈不誤哉。澤之愚見。只是依據三傳及漢儒之說。定以夫子春秋是奉王者正朔。以建子爲正。此是尊王第一義。決無改易。其答顏子行夏之時。乃是爲萬世通行之法。非遂以之作春秋也。凡王者正朔。所以統一諸侯。用之紀年。用之朝會。若民事自依夏時。後來漢武魏文帝始定用夏時。是行夫子之言也。合只就經文舉所書月。以證改時改月。如莊公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此周之四月也。當夏正建卯之月。則改時改月甚明。其證一也。僖公三年六月雨。若用夏正。則六月乃建未之月。則春不得耕。夏不得種。若是建巳之月。得雨可以耕種。則於農事無妨。故此年不書旱。不書饑。明是周正。其證二也。哀公十四年春西狩。

獲麟冬獵曰狩。此是子丑月。故書狩。主夏正者。謂非時而狩。所以爲譏。澤以爲旣不書公狩。又不書狩之地。乃虞人修常職。本不應書。所以書者。爲獲麟耳。決不可強以爲貶。其證三也。蓋周以建子之月爲春。終是不正。故夫子思行夏之時也。同時有程氏端學者。著春秋或問略曰。周不改時。惟改子月爲正歲。故周官曰。正月之吉。始和。正月者。月之始也。夏正建寅之月也。吉。朔日也。始和者。氣候初溫和也。三陽爲泰。和可知也。若建子之月。則天地閉藏。冰凍地坼。謂之始和。可乎。正歲者。歲之始也。周以子月爲歲首。夏正建子之月也。凌人之職。正歲十二月。令斬冰。言正歲在十二月之前者。以十一月爲歲首也。下文春治鑑。夏頒冰。秋刷。不言冬者。正歲卽仲冬也。斬冰卽季冬也。周不改時。於此可見。雜記孟獻子曰。正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孟子謂麇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至於日至之時皆熟。以此知日至之義。不可專以冬至夏至論也。鄭氏周官註疏。以正月爲周正月。以正歲爲夏正月。其說誤矣。自左傳一失。以春王正月爲周王正月。孔鄭再失。以周正說詩傳書。杜元凱三失。撰爲長歷。以從左傳之訛。自是以來。千有餘年。諸儒議論膠固。未能致辨于此。迨伊川謂春秋假天時立義。胡文定傳春秋。祖述其說。謂夏時冠周月。夏時則寅卯辰爲春月。周月則子爲歲首。時自時。月自月。不相爲謀。春王正月。果如是乎。予按兩說亦各可通。文定以春爲夏正建寅而非建子可也。以月爲周之月。則時與月異。朱子所謂月與時常差兩月。穀梁直以春爲歲之始。雖建子亦可爲春。猶子時爲日之始也。逸周書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我周改正易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人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故周官大司馬中。

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芟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按中春卯月也。中秋酉月也。周禮監於二代。故用夏時也。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昭公十一年夏大蒐于比蒲。以中冬爲春而狩田。以中春爲夏而蒐田。此周月也。以子月爲正月。所謂正朔也。魯史紀年。必以是爲始。而蒐狩用周月。不從夏時。故夫子告顏淵曰。行夏之時。終覺周月。以子爲春之不正耳。在他經可以用夏時。而春秋紀事。必用周正。據師說三證。則周人改時改月。斷可知矣。

宋元通鑑

四明陳經嘗事張士誠。爲編修。國初徵爲修撰。進直學士。嘗作宋鑑綱目二十四卷。行於世。筆入其先世數事。曰。戶部尙書顯者。嘗論蔡京之奸。不復仕。顯孫曰吏部尙書仲。上章辨僞學。諫韓侂胄北伐。遂致仕。仲子曰工部尙書德剛。請復濟王官爵。端平中左遷而卒。德剛子曰太學博士著。上書論賈似道奸邪。出判臨安府。經卽著之孫也。成化中建陽知縣張光啓續通鑑節要。盡去經之繆。而併元史入焉。惜其當詳者略。當略者詳。謬誤尤多。如聖宋非強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伏忠信。盡室任風波。舟楫顛危甚。蛟鼉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魚歌。此范仲淹赴桐廬郡。至淮上遇風所作也。而宋鑑以爲唐介詩。且改強爲狂。盡室爲今日。蛟鼉爲魚龍。可謂謬誤之甚者。元鑑亦然。徐世隆哭文丞相詩。乃以爲王磐。又如宋世三元者。凡四人。孫何。王曾。楊寘。馮京。是已。顧又不載何寘。而以宋郊廂焉。稽諸文獻通考。郊登第之科。省元吳感。而謂鄉舉南省廷試皆第一何耶。又如元泰定帝太子名阿速吉八。而以爲王禪。王禪蓋梁王也。若此

之類最多。姑舉其顯著者耳。夫詩章姓名淺近易紀，而猶謬誤，則事涉曖昧者當何如耶。此太祖明宗之死，所以爲千載不決之疑也。

何左丞賞罰

東莞謝用賓京錄何左丞眞遺事。言至正十五年邑民王成陳仲玉構亂，各稱相公，眞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眞躬擐甲胄往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守，乃使其弟迪驍將黃從簡、高彬頓兵圍之。久之未下，眞第三子貴曰何三舍者，與從簡皆勇而有謀，素相合，從簡力請貴同往，密爲表餌之術。成奴曰阿巢者，甘焉時，眞下令募人能縛成者，鈔十千。於是奴遂伺間縛成以出，眞見而釋之，引置上坐，笑謂曰：「公奈何養虎遺患，成掩面慚謝曰：『始以爲貓，孰知其虎。』」奴求賞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烹奴，且駕諸轉輪車，人推之，又數人鳴鼓督奴使號於衆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罹此刑也。」又數人鳴鉦督奴妻噓火，奴一號則羣應之。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於其人，服其賞罰有章，以爲光武待蒼頭子密，不能過也。」眞自是益有功，頗自矜，從簡多所規益，李質據有嶺西，眞欲併之，以從簡諫而止。後歸降，封東莞伯。余高祖諱從簡，元末以保障功，官至宣慰副使，家傳缺略，得謝所錄而後知其詳。因收入焉。予祖母關氏，南海山南人，雖出鉅族，能服勤習儉，自洪武壬申稱未亡人，足不出闔，嘗談先世行事，謂高祖保全李元帥，正謂此。永樂癸未仲冬，民舍大火，將及所居，他物不遑攜，惟持譜牒擁蔽其面，籲天哀號，風反火回，得免煨燼。今家乘得存，祖母之功也。

楓林王課

楓林先生朱學士允升。升徽之休寧人。博綜羣書。皆有旁註。至於數學卜筮。靡不精究。早從資中黃楚望。澤遊。偕同郡趙沔。受經餘暇。遂得六壬之奧。偶訪友人。見案上竇四合。戲謂君能射覆乎。中則奉之。否則爲他人餉也。允升更索一合。書射語。亦合而寘之。曰。少俟則啓。適有借馬者。友人令僕於後山牽驢應之。允升卽令一時俱啓。前四合皆魚也。射語云。一味魚。兩味魚。其餘兩味皆是魚。有人來借馬。後山去牽驢。賓主爲之絕倒。徙居歛之石門館。于臨河程氏。教其子大。大爲繼母所苦楚。幾於驪姬。一日告允升曰。大不聊生矣。遂自經。後允升夢大至其室。適報生子。允升因名之曰同。字大同。且課之曰。此子後必遭婦人之禍。尋於所居山前。創蓋草舍數十間。鄉人恠之。指以爲問。允升曰。後或車駕臨幸。休軍旅於此。爾丁酉秋。天兵下徽。高皇帝素知允升名。提兵過之。果令軍士休其下。允升旣被召問。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上大悅。遂預帷幄密議。問所願欲。曰。請留宸翰。以光後圃書樓。上親爲書梅花初月樓。以賜之。臨行。更問之。允升跽而泣曰。臣子同。後得全軀而死。臣在地下。亦蒙恩不淺矣。後吳元年。拜翰林國史院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誥詞曰。眷我同姓之老。實爲耆哲之英。其見親禮如此。洪武改元。告歸省墓。時年逾七十。致仕歸。卒年七十二。子同。仕至禮部侍郎。善詩翰。大被寵遇。禁中畫壁。多其題咏。或令題詩。賜宮人。忽御溝中有流屍。上疑之。將殺同。因念允升之請。令其自經。壬課精妙。一至於此。允升前元甲申。江浙行省鄉試第二人。戊子。赴都省試。下第。授池州學正。壬辰。任滿還家。其事聖祖。以講究大禮儀制。

取用云。

嘉瓜祥異

洪武五年夏六月。應天府句容縣民張穀賓家園產瑞瓜。同蒂駢實。以獻。高皇帝喜曰。靈貺之臻也。宴賚之。御製嘉瓜贊。祝其世生公侯。人以爲張氏致此。必昌且大。居無何。邑人有與其弟穀恭同姓名者。坐事自經死。有司掩捕其弟以塞責。穀賓走訴闕下。或戒之曰。訴之且得重罪。不聽。訴之。併就執。穀恭慟曰。我被誣有司命也。兄何爲者。穀賓曰。吾赴弟之難。奚悔焉。卒俱死。籍其家人傷冤之。穀賓妻胡氏與其三子伯達。伯安。伯啓。皆謫戍崇山。伯達尋調赤水卒。伯安留其弟養母。躬往繼戍焉。旣去而母亦卒。人益傷之。伯安有子諫。後登進士。擢御史。人以爲理復其常。然流離顛頓亦已甚矣。瑞瓜致異。乃至於此。由是觀之。人家興衰。固不繫乎草木以爲災祥也。

文華堂肄業

洪武六年。詔天下鄉貢舉人。罷會試。於是開文華堂禁中。爲諸俊秀肄業之所。堂去奉天門。不百武。車駕嘗幸臨之。命選舉人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正月初八日。河南解額內選四名。其第一人張唯。年二十七。永豐儒籍。寓南陽府蘭陽縣。其次王輝。年二十八。祥符縣人。李端。年二十一。懷慶府河內人。張紳。年二十七。洛陽人。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詩。稱旨。皆擢翰林國史院編修。賜冠帶衣服靴襪。二十三日。山東解額內選進五名。其第三人王璉。年二十三。濟南府長山縣人。次則張鳳。年二十八。任敬。年二十六。俱淄川縣。

人陳敏年二十三馬亮年二十五俱棣州人召見賦詩授官賜予亦如之於是唯等受命入堂中讀書詔詞林名臣分教之太子贊善大夫宋濂太子正字桂彥良等與焉上謂曰昔許魯齋諸生多爲宰輔卿其勉之於是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日給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爲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時賜白金弓矢鞍馬寵錫甚厚濂輩雖司啓迪顧諸生皆上所親教不敢以師道自居一日侍燕閒詢及肄業孰進益濂對曰無如張唯者因備述其雋才請錄爲弟子員上笑而許之蓋同時進者凡十有七人所可知者此九人耳三月初四日上命應奉殷哲趙震暨唯等回家祭祖皆攝監察御史以行尋還任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練習政事蔣學方徵彭通宋善王惟吉鄒傑等皆拜給事中禮遇雖未及唯等然侍從車駕應制被顧問未始異也其後多出爲參政惟張翀願就南陽府學教授時禁筵宴把盞換盞謂之胡俗馬亮爲河南參政時信國公湯和經過陪飲離席把盞和叱亮出對衆責諭以違禮禁罰之張鳳爲廣西參政與同官蔣學按察副使虞秦僉事李湜相與燕飲交互換盞醉後致爭遂蹈刑憲其事不約而同禮部移文戒勅百官乃洪武十二年三月也聖祖眷遇之厚千載一時諸人乃無能以功業自見者有君無臣不能不令人感嘆也水東日記以王璉爲姑蘇人蓋誤云

尊孔衛孟

國初象山錢惟明唐者貌魁梧善飲啗居嘗以豪傑自負元末天下大亂隱居年將六十見國朝一統乃詣京師敷陳王道獻長詩一章稱旨卽拜刑部尙書洪武二年己酉詔孔子惟國學春秋釋奠天下不必

通祀。唐上疏言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士。宜令天下通祀。報本之禮。不可廢也。上從其議。上嘗覽孟子至土芥寇讎之說。大不然之。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唐抗疏入諫。輿櫬自隨。袒胸受箭。曰。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上見其剴切。出於至誠。命太醫院療其箭瘡。而孟子配饗得不廢。一日召講虞書。陞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爲倨。常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終日。上悟。賜飯。卽命撤圖。唐之論諫尊孔衛孟正色立朝。於是乎有可稱矣。

貴妃禮制

洪武中成穆孫貴妃薨。詔東宮服齊衰杖期。懿文曰。在禮惟士爲庶母服緦。大夫以上則無服。陛下貴爲天子。而臣爲庶母服緦。非所以敬宗廟。重繼世也。上怒。太子正字桂彥良持衰衣之。懿文服以拜謝。遂著爲禮制。甲子九月。孝慈皇后喪既除。册李氏爲皇淑妃。燕賜百官有差。郭氏亦進號皇寧妃。沒而服衰。以母視之。册而兼皇。以君視之。別嫌明微。以正內也。李氏鳳陽壽州人。父傑。洪武初以廣武衛指揮北征陣亡。見劉學士集。

禮儀尙左

聖祖初起兵。猶用元制。甲辰正月。江南行省羣臣奉上爲吳王。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吳元年丁未十月丙午。命百官禮儀俱尙左。改善長爲左相國。達爲右相國。禮記玉藻曰。聽鄉任左。註云。凡立

者尊右。坐者尊左。侍而君坐，則臣在君之右。是以聽向皆任左以尊君。想當時二人侍上坐，必任左可知。今中原及北方，主賓相揖立時，以右爲尊，就坐以左爲尊，甚得禮意。由近輦轂故也。

禁水火葬

聖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尸之氣，惡之。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枯骨。近世狃於胡俗，或焚之而投骨於水。孝子慈孫於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爲甚。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埋之而後去。洪武三年，禁止浙江等處水火葬。中書省禮部議以民間死喪，必須埋葬，如無地，官司設爲義塚，以便安葬，並不得火化。違者坐以重罪。如亡沒遠方，子孫無力歸葬者，聽從其便。刑部著之律令，斯法也。我聖祖可謂體天地之仁矣。

宋復元讎

胡元滅宋于厓山，其禍烈矣。帝昶既降，封瀛國公。史莫究其終。然在燕八年，因殺文丞相，始給衣糧。則是未給之先，凍餒可知。其意未嘗欲其生也。後爲僧，號合尊。有子完普，亦爲僧。俱坐說法聚衆見殺。其母舅吳涇全翁夢二僧曰：我趙彛也。被虜屠害，已訴諸上帝，許復讎矣。已而中原大亂，韓山童自稱宋裔，燒香煽妖言。孔雀明王出世，旣敗死。至正十五年二月，劉福通等迎其子林兒，稱宋帝于亳縣。其地舊有明王臺，因以爲壇。遂號小明王，改元龍鳳。二年下江南。三年開江南行省，以吳國公爲大丞相。卒啓我大明以滅元者，宋也。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其後倡義伐亡道秦者，爲張楚之陳涉。楚將項燕立懷王孫。

心號義帝。沛公乘之。卒以滅秦。漢祚訖于帝禪。禪實降于司馬。昭柄魏時。卯金弗祀。晉實爲之。劉淵旣僭。稱漢帝。執辱懷愍。而自言漢裔。終篡晉位者。又劉裕也。李唐本支。盡殲于朱溫。其子孫不能報。而李存勗報之。是爲唐莊宗。溫父子僅十餘年。宮瀦廟燼。而神堯文武。祀于南唐。乃與五代相終始。宋復元讎。大氏相類。嗚呼。天豈夢夢者耶。

朝雲集句

洪武中西菴孫典籍仲衍。號嶺南才子。工於集句。敍所作朝雲詩一百韻。語多不錄。錄其敍。蓋傳奇體。以資談謔爾。敍曰。庚戌十月。余與二客。自五仙城泛舟遊羅浮。道出合江。訪東坡白鶴峯遺趾。還艤舟西湖小蘇堤下。夜登棲禪寺。留宿精舍。時薄寒中人。霜月如畫。山深悄無人聲。二客醉臥僧榻上。余獨散步東廊。壁光皎潔若雪。隱約有字。急呼小奚童。篝燈讀之。字體流麗飛動。似倣衛夫人書法。詩凡十首。皆集古語而成者。其一曰。家住錢塘東。復東偶來江外寄行踪。三湘愁鬢逢秋色。半壁殘燈照病容。艷骨已成蘭麝土。露華偏濕蕊珠宮。分明記得還家夢。一路寒山萬木中。其二曰。妾本錢塘江上住。雙垂別淚越江邊。鶴歸華表添新塚。燕蹴飛花落舞筵。野草怕霜霜怕日。月光如水水如天。人間俯仰成今古。只是當時已惘然。其三曰。三生石上舊精魂。化作陽臺一段雲。詞客有靈應識我。碧山如畫又逢君。花邊古寺翔金雀。竹裏春愁冷翠裙。莫向西湖歌此曲。清明時節雨紛紛。其四曰。東望望春春可憐。江籬漠漠荇田田。遶籬野菜飛黃蝶。繆徑楊花鋪白氈。雲近蓬萊長五色。鶴歸華表已千年。夢回明月生南浦。淚血染成紅杜

鵲其五曰。浮雲漠漠草離離。淚濕春衫鬢脚垂。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鐘隨野艇回孤棹。蟬
曳殘聲過別枝。青塚路邊南雁盡。問君何事到天涯。其六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惱斷蘇州刺史腸。猿帶玉
環歸後洞。君騎白馬傍垂楊。鶴羣長遶三珠樹。花氣渾如百和香。慚愧情人遠相訪。爲郎憔悴却羞郎。其
七曰。孤月無情挂翠巒。金爐香燼漏聲殘。雲收雨散知何處。鬢亂釵橫特地寒。去日漸多來日少。別時容
易見時難。明朝有約誰先到。青鳥慇懃爲探看。其八曰。杏花疎雨立黃昏。金屋無人見淚痕。短鬢欲星愁
有効。此身雖異性常存。關門不鎖寒溪水。環珮空歸月夜魂。倚柱尋思倍惆悵。夜寒鑿玉倩誰溫。其九曰。
萬紫千紅總是春。登臨一度一思君。舞低楊柳樓心月。香沁梨花夢裏雲。風景蒼蒼多少恨。陰蟲切切不
堪聞。思君今夜腸應斷。書破羊欣白練裙。其十曰。零落殘魂倍黯然。一身憔悴對花眠。南園綠草飛蝴蝶。
落日深山哭杜鵑。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無恨月長圓。此聲腸斷非今日。風景依稀似往年。其後復書羅
浮王僊姑。月夜過此。有感而賦。余驚曰。此非仙語。乃人閒意態也。方欲再諦視。而燈爲北風所滅。月亦煙
晦。林木浙瀝作山鬼聲。余毛髮森豎。不敢久立。卽還室掩戶。踉蹌而臥。夢一美人。上衣紅綃。下衣紫荷絲
裙。從花陰中來。年可二十六七。奇葩逸麗。光奪人目。風鬟霧鬢。颯然淒冷。殊不類人世中所見者。彷彿若
有金支翠蕤。導從其前後。隔竹先聞歌聲。似吳人語。余側足傾耳。竦身聽之。則悠揚宛轉。欲斷還續。半空
松柏。作笙簫聲。助其清婉。而蜚蚓唧唧。若爲之擊節也。其詞曰。舞衫歌扇舊因緣。萬事傷心在目前。雲物
不殊鄉國異。天桃窗下背花眠。煙籠寒水月籠沙。誰信流年鬢有華。燕子銜將春色去。夢中猶記咏梅花。

青山隱隱水迢迢。客夢都隨歲月消。惟有別時今不忘。水邊楊柳赤闌橋。杜陵寒食草青青。長誦金剛般若經。雨冷魂香弔書客。夢中同躡鳳凰翎。遠上寒山石徑斜。宮前楊柳寺前花。紅顏未老恩先斷。莫怨東風當自嗟。與君約略說杭州。山外青山樓外樓。屈指別來經幾載。愁心一倍長離憂。旅館寒燈夜不眠。湘波冷浸一枝蓮。何時最是思君處。月落烏啼霜滿天。欲寫愁腸愧不才。依稀猶記妙高臺。問余別恨知多少。巴蜀雪消春水來。紫烟衣上繡春雲。一樹繁花對古墳。辛苦無歡容不理。半緣修道半緣君。春愁冉冉帶餘醒。珍簾銀牀夢不成。知子遠來深有意。酷憐風月爲多情。光陰卒卒一飛梭。怨入東風芳草多。舊枕未容春夢斷。秦雲楚雨暗相和。身前身後思茫茫。秋菊春蘭各吐芳。慚愧情人遠相訪。爲郎憔悴卻羞郎。歌已。復續拗體詩三首。白拾玉郎寄桃葉。金鞍駿馬換小妾。翠眉蟬鬢生別離。南園綠草飛蝴蝶。野棠開盡飄香玉。細柳新蒲爲誰綠。忽忽窮愁泥殺人。逢人更唱相思曲。瞿塘嘈嘈十二灘。遠船明月江水寒。欲隨郎船看明月。遊絲落絮春漫漫。其聲哀而不傷。怨而有容。聲瘖而不窮。如孤鳳之鳴梧桐。雌龍之吟水中也。歌闋。余不覺泣下。亟趨見之。環珮餘音。猶泠然也。謂余曰。妾錢塘歌者。眉山蘇長公妾也。言訖不見。余亦驚覺。詢之寺僧。則曰。寺南有王氏朝雲之墓。今數百年矣。或其餘魄也耶。余怛然自失。醉以椒漿云。

雙槐歲鈔卷第二

國初三都

洪武元年八月詔以大梁爲北京金陵爲南京南京既立宗社建宮室定朝市北京有司次第舉行三年改臨濠府爲中立府定爲中都築新城在臨濠府舊城西二十里於新城內營皇城皇城內有萬歲山南有四門曰午門元武東華西華建宮殿立宗廟大社并置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于午門東西新城門十有二洪武朝陽元武塗山父道子順長春長秋南左甲第北左甲第前右甲第後右甲第於洪武門外立圓丘於左甲第門外立方丘與南北二京爲三都其後北京罷不建七年十月改中立府爲鳳陽徙府治于新城卽舊會同館爲之賜名鳳陽府者在鳳凰山之陽也迨永樂中建北京于燕竟成聖祖之志而三都備矣昔漢光武以南陽舊宅爲南都故張衡作三賦西京東京南都是也近世李學士時勉陳侍講敬宗皆作北京賦而南京中都反不之及豈所以闡揚洪業昭示萬世者與後有作者追蹤周雅歌咏岐周豐鎬之義雖賦三都可也

中都閱武

蜀獻王諱椿高皇帝第十子也最有賢德博通經藝旁及內典上所鍾愛旣封呼爲蜀秀才洪武十八年冬十月命王閱武于中都長史太原王仲禮等隨侍蓋中都乃上故鄉實龍興重地也王至中都首關西

堂以讀書自娛。閱武餘暇。日與儒生探蹟經史。商確異同。沉潛玩味。殆忘寢食。時翰林編修李叔荆掌中都國子監事。大被親寵。明年揭忠孝爲藩四大字。以自警。又明年四月。召詩文名僧來復。與之講論。因諭作四箴。以自警。曰正心。曰觀道。曰崇本。曰敬賢。來復爲之箴焉。又明年戊辰春。建寶訓堂于殿之西。尊奉祖訓錄于中。先代帝王大經大典。咸列于左。亦令來復記之。會叔荆被命。與前編修致仕蘇伯衡爲會試主考。伯衡告歸金華。王召之至中都。入見西堂。館于國學者。踰月。講道論文。殆無虛日。旦又勸學。延師。給以廩食。教育扈衛百官子弟之俊秀者。俾各有成立。上聞而益愛之。二十二年己巳春。遣使召還。其年遂之國云。來復字見心。豫章人。有蒲菴集。國子祭酒李鴻漸司業劉丞直皆求爲記。師儒且然。其重名可知矣。

朝會紀事

北平劉憲副崧自紀朝會事云。洪武六年秋。予承乏副北平憲。迨九年閏九月。幸及一考。以十一月赴覲。明年正月至京。則朝廷更制。內外官率九年爲任。又聞有旨。召各道按察司官。以三月會京師。予以留滯。道次弗知也。是月十有一日。予齋所書事蹟。赴考功監投進。監在奉天門之西南上。其導之進者。則殿廷儀禮司正也。越三日。吏部尙書王敏於大本堂啓云。北平按察司副使劉崧。以考滿至京。未經注代。俾往復任。今宣諭在邇。宜令聽候者。東宮可之。越二月十八日。僉事閻裕等。至自四川。未幾廣東西道及凡任各道司官者。皆次第至。二十七日。北平僉事徐叔銘。經歷王敬修。知事俞思敬。與山西副使楊基。江西副

使周凱。山東副使張孟兼等。又皆至。又明日。監察御史權河南司官董哲。與浙江廉使余奎等。又最後至。皆集于會同館。凡四十有九人。其始至皆齋沐。具朝冠朝服。以次早引奏如儀。行朝覲禮。至是始齊同焉。前期。儀禮司正戒各道官。率所屬入聽宣諭。乃二十九日。早朝既退。衆各常服。俟于闕門之西。外時中書丞相胡惟庸。大都督府官毛某。御史臺左大夫汪廣洋。右大夫陳寧。皆先入。文武百官從之。既而司正引衆班。循闕右西側門。以入奉天門。復由門之右掖。進奉天殿下。敍列于丹墀之西。以俟。俄而中使趣召。知上已陞殿矣。司正與序班導衆由殿右。歷西階。折而東行。遙望見金刺紋團鳳扇夾御座。正南面北位。乃循殿廷西南。遂班于正南北面立。最在前者廉使一人。次則副使四人。廣西僉事顏繼先。陝西僉事韓宜可等數人。與經歷等四十四人。作重行立。又次其後。奉天殿新成。土木疏樸。未整飾也。上冠通天冠。御白袍。負山字金漆素木屏風。據金椅。下施葦席焉。天顏清怡。玉音暢亮。宣諭丁寧。繼以戒勅。特命戶部尙書僕斯。以官段四表裏。賜余奎。賞其前在山東時。實封言事剴切云。宣諭畢。衆惶恐再拜叩首謝而退。又明日。爲三月朔旦。司正具戒入辭。衆復具朝冠服。隨序班。先俟立于奉天殿之前墀上。既陞御座。司正以聞。乃就位贊拜。禮畢。趨退。由奉天門未竟。有旨召復入。而前行者已出。赴儀禮司收服矣。後行者聞命。將復入。不可。乃亟出易服。仍羣趨以入。時工匠方集殿墀。頗喧雜。上厭之。乃徐步出殿門。降庭陛。以臨于丹墀。將坐。見臣等且還。至乃直南趨出奉天門。度金水橋。又趨午門以出。至御街中甬道而坐。百官衛士環擁。後先而儀仗嚴肅。特甚。衆俛伏。喘汗戰慄。不知所爲。上始若色怒。久之。乃言曰。若等知朕所以諭之意否。

今天下太平。有司膺名秩。食俸祿甚厚。而民隱未盡。昭恤使朕之耳目。弗究于下者。非若等責歟。惟是新制九年考績。若等其各還司。以糾以察。慎乃憲度。大者以聞可也。毋玩民事。毋干天紀。使後此能復見朕。則若等爲奉職矣。是日聖訓諄復。視前日尤嚴切焉。拜辭禮畢。上將起。復立而申飭者再四。暨返駕。將入午門。忽返顧曰。若等其偕來。上旣入。乃自東廂以登于觀。上遂入坐南殿。羣臣登自西廂。遂列憩于殿之右掖。陳几席焉。云有旨賜膳。旣而光祿寺設饌。酒三行。進膳畢。司正奏按察司官謝賜膳。勅免謝。乃退。詣中書省及府臺。以次辭謝而出。又明日。齋兵部符驗。出金川門。赴龍江驛。次第起船。以歸。實是月之四日也。舟行。凡十有九日。始達北平。追錄前所會憲官之爵里。姓字爲一帙。以識好會也。聖祖之親近外臺。戒敕諄至。如此。天下安得不治。然禮制近古。迥與今異。故錄之以備考云。

西域歷書

漢律歷志曰。三代旣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夷狄之有歷。亦自中國而流者也。然東夷北狄南蠻。皆不聞有歷。而西域獨有之。蓋西域諸國。當崑崙之陽。於諸夷中。爲得風氣之正。故多異人。若天竺。梵學。婆羅門。伎術。皆西域出也。自隋唐以來。已見於中國。今世所謂回回歷者。相傳爲西域馬可之地年號。阿剌必時。異人馬哈麻之所作也。以今考之。其元實起於隋開皇十九年己未之歲。其法常以三百五十日爲一歲。歲有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有八年。閏三十有一日。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周。周有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閏十有一日。歷千九百四十一年。而宮月甲子再會。其白羊宮

第一日日月五星之行。與中國春正定氣日之宿直同。其用以推步。分經緯之度。著陵犯之占。歷家以爲最密。元之季世。其歷始東逮。我高皇帝之造大統歷也。得西人之精乎歷者。於是命欽天監。以其歷與中國歷相參。推步迄今用之。今按歲之爲義。於文從步從戌。推步從戌起也。白羊宮于辰在戌。豈推步自戌時見星爲始故與。御製文集。有授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敕文。謂大將入胡都。得秘藏之書。數千百冊。乃乾方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聞爾道學本宗。深通其理。命譯之。今數月。測天之道。甚是精詳。時洪武壬戌十二月也。二人在翰林凡十餘年。豈所譯者卽此歷書與。當竢知者考諸。

國子試魁

洪武甲子。重定科舉之制。卽今三場程式也。是科京闈。國子監生爲魁。且中者居半。九月。聖祖命禮部尙書任昂。各出榜於原籍。以榮耀之。自此科舉日重。非由此進者。不至大用矣。次年乙丑會試。翰林待詔朱善。前助教聶鉉。爲考試官。取中式四百七十二人。黃子澄第一。練子寧次之。皆監生也。第三名花綸。乃浙江新解首。自餘監生前列者多。上喜甚。陞爲文淵閣大學士。欲用鉉。鉉固辭。乞教諭俸。許之。及殿試。有司奏綸第一。子寧次之。子澄又次之。先一夕。上夢殿前一鐵鉅釘。掇白絲數縷。悠颺日下。覺以語左右。莫知其爲何祥。及拆狀元卷。乃花綸也。上嘆其不叶夢。取第二人爲首。已而得丁顯卷。姓名與夢相符。遂擢爲狀元。顯時年二十八。子寧次之。綸又次之。三人皆拜修撰。而第二甲馬京。齊麟。爲編修。吳文及三甲蔡福南。爲檢討。子澄抑置三甲。與顧觀。爲翰林庶吉士。久之。子澄亦授修撰。云。或傳童謠曰。黃練花。花練黃。上

惡其語。以綸及子澄年少高科。故抑之也。顯字彥偉。建陽人。德業文章無聞焉。嘗得其題蘭窗詩云。公子善居室。猗蘭蔚東窗。素榮浥輕露。冷風振芬芳。流玩引日夕。恍若臨沅湘。豈不艷桃李。懿茲王者香。況逢同心友。結佩森翱翔。嘉名既云錫。詠言列篇章。持謝二三子。德馨尙無忘。顯後獲譴歸。終於修撰。而綸改福建道監察御史。出按江西。坐罪不令終云。

聖旨立坊

洪武戊辰會試。以蘇伯衡及李叔荆爲考試官。得京闈新解首施顯爲第一人。謂傳臚必復叶上。前夢矣。及取狀元。乃監生任亨泰也。聖祖寵遇特隆。有旨命有司建狀元坊以旌之。聖旨建坊自此始也。亨泰襄陽人。爲修撰。每召建議。卽賜手詔。書襄陽任而不名。尋與黃子澄並拜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修撰。已而擢禮部尙書。奉使交趾。後左遷監察御史。十三歲時。嘗題扇面云。杲日初升萬木低。畫船撐出小樓西。先生正熟朝天夢。門外山禽莫亂啼。其貴達也。人以是詩預占之。

兩魁天下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二月。天下貢士會試者六百六十有奇。中式者許觀貴池人監生。書張徽絳州人監生。易蔡禎嘉定州人監生。詩王羽杭州府學生。春秋胡泰南昌縣人監生。書林惟和晉江縣學生。易陳裕寧波府學生。詩賀守眞攸縣學生。書董恭禮鄞縣學生。易龍子鈞吉安府學生。詩李謙兗州府學生。春秋邱秬餘干縣學生。禮記葉林蕭山縣學生。書李士昌定州人監生。易李容同安縣學生。詩李儀鄒平縣監

生。書何測瓊州府學生。易楊璧海陽縣人監生。書吳言信邵武縣人監生。抄鈔局副使。詩張顯宗寧化縣人監生。春秋陳觀永福縣學生。易丁仁東平州人監生。詩林義莆田縣學生。書張廣揚德慶州人監生。易陳伯顏衢州府學生。詩李本寧晉縣學生。書徐遜杭州府學生。易賈問崇德縣學生。詩王觀錢塘縣學生。春秋趙良淇縣學生。禮記凡三十一人。蓋二十而取一也。入對大廷。觀復第一。國朝兩魁天下者。自觀始。時年二十八。張顯宗次之。吳言信又次之。上以連科狀元。皆出太學。召祭酒宋訥。面褒諭焉。水東日記謂顯宗爲狀元。非也。自乙丑以來。進士多有爲縣丞者。是年登科絕少。上乃擢下第舉人張孟鏞等。俱授主事。蓋特恩也。觀後復姓黃。官至少宗伯。死於靖難。其妻翁氏夫人暨二女。亦死節云。可謂不負魁名矣。惜製作散逸。世傳其酬張隱君詩云。漫批華什咀餘甘。欲報瓊瑤愧不堪。一自返舟嚶邑後。幾回飛夢石湖南。鶯花敢續春吟句。燈火空陪入夜酣。茶氣拂簾清晝午。想應賓主正高談。氣概不類其爲人。蓋贗本也。

海定波寧

鄞人單仲友以能詩名。洪武中徵至京師。獻詩稱旨。得備顧問。因言本府名明州。與國號同。請上易之。上徐思曰。汝言是也。復詢仲友山川讖緯之詳。仲友對曰。昌國縣舟山之下。舊有狀元橋。蓋讖言故云。而童謠謂狀元出定海。此最卷異。以臣觀之。二邑素無穎異材。豈將有待耶。上聞定海之名。喜曰。海定則波寧。是宜改名寧波。時洪武十四年也。迄二十年。省昌國併入定海。二十七年。縣人張信。果應其讖。蓋信卽昌國在城人也。信旣狀元及第。自修撰進侍讀。時韓王安王靖江王。以幼小俱在文淵閣講學。偶與右贊善

王俊華司憲及韓安二府長史黃章同坐。觀杜詩絕句云。舍下筭穿壁。庭中藤刺簷。地晴絲冉冉。江白草
纖纖。章舉以爲問。俊華曰。此蓋傷唐室衰微。有所爲而作。觀其無題可見矣。信曰。是時與貞觀之風大異。
宜有此詩。已而諸王至。言奉旨各寫古詩一首呈覽。信卽以此詩與韓王寫去。御覽大怒。韓王曰。張信教
兒寫耳。上由是惡之。二十九年二月。同編修戴彝。謄勅諭女戶百戶藁進呈。奉旨增二語。信還文淵閣寫
成。仍舊弗增。彝勸信改易。不從。謂曰。事涉欺罔。禍可戩乎。三十年三月。坐覆閱會試落卷。以不堪文字奏
進。與章等同誅。而彝獲免云。按是科學士劉三吾爲會試考官。取會元彭德。陝西鳳翔人。與兵部主事齊
德。並改名泰。而信及第之下。有真寧景清。奉化戴德彝。德彝亦去德。止名彝。蓋奉上命也。烏虜人臣事君。
以不欺爲本。信之掇禍如此。豈足以資山川。應謠讖也哉。

丁丑再試

洪武丁丑會試。考試官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寶坻白信稻。取宋琮等五十一人。中原西北士子。無登第
者。入對大廷。賜進士及第。閩縣陳鄭爲首。吉安尹昌隆次之。會稽劉諤又次之。被黜落者咸以爲言。上大
怒。下詔命儒臣再考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復其科第。於是侍讀定海張信。侍講奉化戴彝。春坊右贊
善寧海王俊華。平度司憲右司直郎永嘉張謙。司經局校書瑞安嚴叔載。正字樂安董貫。二府長史惠安
黃章。韓府紀善無錫周衡。靖江府紀善吉水蕭楫。及陳鄭等首甲三人。受命人各閱十卷。或聞三吾與信
稻至其所。囑以卷之最陋者進呈。上益怒。章進一卷。答君臣同遊策。有曰。貴而在上者君也。賤而在下者

臣也。貴以臨賤。賤以承貴。叔載進易義。有曰。一氣交而歲功成。上曰。君臣同遊。本爲君明臣良。以成千載一時之盛。今言貴賤。正譏如今。臣下犯罪。不復寬容矣。陰陽必二氣。乃交感。今曰一氣交。則獨陽不生。孤陰不成。誠爲悖理。於是取六十一人殿試。再賜策問。以山東韓克忠爲首。六月辛巳朔也。先是丙子春。上命翰林院官三吾及張信等。詹事府官司憲王俊華、張謙、嚴叔載、董貫、及黃章等。編纂歷代帝王。凡三百君。除伏羲至帝嚳世遠。史不詳載。自帝堯至元順帝。三千七百餘年。行事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提其精要。列註各君之下。一覽事跡。粲然易曉。至是年四月。撰述漢武帝以長安獄中有天子氣。遣使詣郡邸獄。罪無輕重。皆殺之。丙吉治獄。拒不納。上見之。以其譏誅胡黨也。因命刑部拷訊。諸閱卷者。併祭酒楊淞。皆出胡黨。惟三吾、信、稻及司憲爲藍黨。彝及昌隆不與。併宥三吾。餘皆磔戮。郊諤進卷。不行明白用筆批直。有感聖覽。吏部奏發威虜安置。四月初二日。恩宥取回。郊降鴻臚寺司賓署丞。諤降司儀署丞。已而御史劾奏。皆連坐以死。而彝及昌隆竟免焉。詳載薄福不臣榜中。宋琮者。字萬鍾。吉安泰和人。時已拜御史。黜爲教官。後又入爲給事中。左遷刑部檢校。以明周易。嘗同考會試。擢南京國子助教。九年考滿。陞翰林檢討。仍行助教事。改任北監。至正統庚申九月致仕。時年七十五。歸鄉。又數年乃卒。門人尙書劉廣衡。謂其能脫刑僇。享遐齡云。

劉學士

劉學士三吾者。長沙之茶陵人。洪武甲子。以儒士舉保赴京。乙丑除授左春坊贊善。戊辰九月。上御製洪

範註成命序其後。聖覽批曰：理道精詳，始終無疵，暢然哉。由是陞學士。辛未三年，考滿，吏部以老不稱職，奏請降黜。上宥之，給與半俸。時年七十九矣。明年東宮憐其老，令支全俸，亦不辭也。癸酉二月，外孫單慶以府軍前衛千戶坐藍玉逆黨，伏誅。女良玉黥刺，發漿糲房。三吾坐是閒住。明年九月，還職。乙亥，奉旨教趙署，令子暹等寫字，不如法，使虎口握筆寫母字，先從右起。上詰之，則對曰：此王羲之趙子昂書法也。出對句云：江面魚拋尺，又以御製詩句爲對句，使難爲辭。上益怒其奸滑。至是坐考官得罪，上特宥罪，謫戍焉。嘗得其文集，有三事，皆可以徵聖政者。其一曰：武昌于子仁者，洪武乙丑進士，改參軍府庶吉士，出丞郟縣，改山東之昌樂，任滿者，老保留，卽陞知縣，爲丞時，同舊令入覲，令坐不賑民饑，當死，乃誣子仁。子仁實未到官，會設總理長吏，證子仁當連坐。察司閱牘，丞無押字，當還職。吏之母訴丞，今爲令，若還署，妾之子願斬首。法司曲議，丞已在任，當如其吏罪。大理駁之，令不聽。丞言：故丞不押字，安得與吏同罪？竟得還署。方欲行，邑簿以貪墨繫都察院，更誣子仁。子仁與對簿，又服罪。上聞之，召謂曰：汝清強吏也，賞賚之，使還昌樂。抵任未久，青州官匠逋在昌樂，子仁械致青州，事相連及，刑部行提。於是耆老六十七人條列子仁治狀以聞。上察知子仁廉明，凡所得罪，非同寮汚。則旁累見逮，卽陞青州知府，賜衣一襲，寶鈔二十錠。其二曰：洪武癸酉，麗水何叔川知欽州，所屬長燉鎮官林佛祖，盤詰擒獲，守禦百戶胡全之子，與家人私販番貨胡椒十八裏，解人及椒至州。時叔川方遣人迓其屬，全令軍吏楊春賄以白金十八兩，請免械送。叔川拒不從，竟械繫，併所賄，送廣東道御史問理。旣得實，發審大理引奏，上喜其廉能，依律犯者處斬。

仍籍全家銀兩。悉賞叔川。其三曰。沈萬三名富。字仲榮。其弟萬四名貴。字仲華。本吳興之南潯人。父祐始徙姑蘇。長洲之東蔡村人。以汙萊歸之。祐躬率子弟服勞。糞治有方。潞洩有法。由是富埒素封。洪武中。萬三萬四率先兩浙大戶輸稅萬石。仍獻白金五千兩。以佐用度。上命其造廊房。爲楹六百五十。披甲馬軍者十。務罄所獻金乃已。自是被入告訐。或旁累所逮。往往曲宥。尋命選大戶家爲京官六曹。令近侍舉所知。惟萬四有孫曰玠。擢戶部倉曹員外郎。受官辭祿。上益器重之。玠父漢傑始徙家化周莊焉。聖祖之獎廉能。勵富室。如此。吏安民懷。開太平於萬世。信有由哉。

邑俊陞郡學

國初有司考較邑學俊髦。陞入郡學。吾香山周尙文。林茂。皆其選也。二人於經術外。皆攻詩。尙文讀書番山。嘗見鬼魅。一夕其族兄來訪。與言昨宿有美人。來與聯句成卷。有云。盡日倚闌人不到。謾聽鶯語到黃昏。兄笑曰。此真鬼詩也。因攜卷去。倏然不見。訊之鄉人。族兄在家。未嘗出也。卽作鬼復至明矣。人以爲魁兆。尋第進士。筮仕不終。豈鬼豫欺之歟。茂嘗詠松云。大夫真氣概。曾不受秦封。又詠桂云。姮娥如會意。分我一枝秋。茂後中鄉試。官終五品。蓋詩讖也。

孝義家

書曰。凡厥正人。旣富方毅。洪武中。用稅戶人材。高皇帝由此道也。時湖州富民嚴震直。官至尙書。其次邱顯及湯行之屬甚衆。惟金華浦江義門鄭氏爲特異。其先曰綺者。有絕德。父照坐死罪。上疏郡守錢端禮。

請以身代。端禮察之。白其誣。母張病風癩。綺抱持若嬰兒。三十年不懈。傳至文嗣。六世同居二百年。咸如綺在時。元至大四年。旌表門閭。文嗣沒。大和司家事。嚴而有恩。凜如公府。子弟小有過。頰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羣從子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輿論謂有三代風。子孫從化。馴行孝謹。執親喪。哀戚甚。三年不御酒肉。食貨田賦之屬。各有所司。無敢私。凡出納。雖絲毛事。咸有文可覆。諸婦惟事女紅。不使豫家政。內外極嚴。輿臺通傳。不敢越堂限。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人以爲行義所感。有家範二卷行于世。入國朝。曰淵。曰涓。曰濂。曰湜。皆以行誼聞。上召濂等入見。問以治家長久之道。對曰。守家法而已。上深嘉獎之。拜湜爲福建參議。其家僮施慶。居親喪。哀泣不輟。亦三年不御酒肉。其薰染如此。洪武癸酉。尙書嚴震直述其家世。孝友以聞。上遣官簡拔其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二十四人。赴京選用。曰濟。最有文學。除左春坊左庶子。侍從東宮。丙子復選才閭右。曰沂者。召爲禮部尙書。其從子榦。拜御史。楛。蜀府教授。辛巳夏四月。旌表門閭。曰漢者。以宗長詣闕謝恩。當陛辭日。上御奉天門。親書孝義家三大字。題其榜。曰賜浦江鄭漢。而識以精一執中之璽。百僚卿士。咸爲詩文以頌之。

臣節忠謹

高皇帝奉若天道。刑亂國用重典。洪武庚申正月。左丞相胡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等謀反。旣伏誅。乃大治黨與。遂罷中書省。陞六部爲正二品。分理政務。而命羣臣各舉所知。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大赦。九月

丙午始置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秩正三品。告于太廟。必欲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以王本李祐龔敷爲春官。杜敷趙民望吳源爲夏官。惟秋冬官缺。以本等攝之。嘗諭本等沐浴致齋。精勤國務。逮立冬朔風釀寒。以成冬令。有勅獎之。每賜坐講論治道。且令圖其像。并賜誥命及衣三襲。又有待漏院記之賜。旣而本犯極刑。召前御史中丞安然代之。然憂懼而死。於此見臣節忠謹之難也。李祐安邑人。龔敷貴溪人。杜敷壺關人。吳源莆田人。安然潁州人。又有何顯周內黃人。多坐罪黜。惟祐以老疾還鄉。嘗主本省鄉試甲子丁卯庚午連三科。皆無所避嫌云。予按洪武二十年八月戊午。遣國子監生郅敏周彬以牲醴奠祭。通政使榮河蔡瑄諭文略曰。自昔君臣相遇。非徒臣之得君者不易。而君之得臣者尤難。朕求多士以顯用之。人各務私而不務公。以致亂政壞法者前後相蹈。惟爾瑄起自儒生。朕授喉舌之任。命令出納。少有乖謬。隨即奏聞。使有司肅然毋敢妄爲。嬰疾弗瘳。特命還鄉。何期登途未遠。卽以訃聞。今特遣奠。并賜寶鈔二百五十貫。仍免爾家差稅三年。又洪武三十年七月甲戌。遣行人董鏞諭祭。故兵部尙書太子少保虹縣唐鐸。其文略曰。嗚呼。大丈夫生世。五福具備者。鮮聞其人。爾之於朕。始友及臣。今四十年矣。交不知變色。絕不出惡聲。幽德有餘。芳名顯著。高位厚祿。優游太平。年已七十。考終于家。可謂備膺五福。古今之所罕有。人生若此。死何憾焉。始終保全。若二人者。不多見也。惟鏞工杜安道。起自尙冠郎。終太常卿。廚子徐興祖。起自典膳丞。終光祿卿。侍上起兵吳越。略淮楚。攻齊魯。汴蔡。以至統一天下。三十餘年。出入內廷。慎密不泄。遇要官勢人。如不相識。一揖之外。不啓口而退。故上每稱忠謹。必以二人

爲言噫。搢紳之徒。無亦愧哉。

詠初月

父老相傳懿文皇太子生皇孫建文頂顛頗偏高廟撫之曰半邊月兒知必不終及讀書甚聰穎朏夕懿文與之侍側上命詠初月懿文詩曰昨夜嚴陵失釣鈎何人推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照九州皇孫詩曰誰將玉指甲搢作天上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上覽之默然蓋知懿文必早世而皇孫將免難也乃授鑰匣戒以臨難乃啓比得披刺之具及楊應能度牒出走無知者正統庚申春思恩土官知州岑瑛奏送還京

姓名相同

庚辰廷試王良當魁貌不及胡廣且廣策斥親藩上遂擢廣第一賜名靖後復舊名與楊東里善約致仕後拏舟往來及廣死楊夢與廣對酒聯句恍然夙約也詩有金螺瀟洒對芙蓉鷺渚漁洲窈窕通之句廣病篤時人投詩假楊作云漢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見公堪笑古今兩奸宄天教名姓正相同得詩慙憤數日卒按宋陳賈劾朱子人誚之云姬周大聖猶遭謗伊洛名賢亦被譏堪笑古今兩陳賈如何專把聖賢非詩蓋祖此廣在內閣歌頌祥瑞以啓佛老大興楊實從憑之

綱常爲治

至正甲辰天竺中印度僧板的達至燕元主受灌頂淨戒洪武甲寅至金陵召見稱旨賜銀印號善世禪

師統制天下諸山。仍移文各郡。許詣蔣山。受菩薩戒法。所司勿禁。人多繪像事之。以爲活佛。御製善世歌。有笑談般若生紅蓮之句。尋遊方三年。復還蔣山。依止八功德水。賜金環茜衣。車駕臨幸。必造其室。咨問法要。屢賦詩。有曰。晨坐巖前觀日出。暮禪松底聽風來。蓋規之也。辛酉五月。患足疾。死了無他異。葬天禧寺右塔而屋之。富平邱元清者。年十二。因病出家爲道士。洪武辛酉。遇張三丰于武當山。居五龍雷應宮。有薦其材者。上召與語。大悅。拜監察御史。賜之室。辭不受。明年春。超擢太常卿。贈其祖茂。都轉運鹽使司同知。父濟川。布政使。司右參政。母張。贈淑人。每大祀天地。上宿齋宮。諮以雨暘之應。元清奏對稱旨。益敬焉。一夕。謂門徒曰。我棄世去矣。瞑目而逝。年六十七。亦無他異。二人者。終非仙佛。徒叨冒一時光寵耳。於是上著論有曰。聖賢善守一定不易之道。而能身行之。以化天下愚頑。其道云何。三綱五常是也。大哉皇言。與孟子經正民興之旨符矣。故我國家以綱常爲治。終不惑於異端者。實本諸此。

御寶文移

南京禮部有御寶文移。庚辰十二月初十日勅諭。朕聞有天下者之有寶。所以昭大信。示傳承也。然中古傳記莫考。自漢以來。始因傳國璽。演而爲六。唐宋又益以鎮國。定命。受命。諸名。厥數愈繁矣。我朝國初。嘗備用之。後復中正。朕承序之初。因得真玉。協于異夢。受命之符。遂考古典。乃造爲大寶。以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爲文定名曰。凝命神寶。惟以鎮國寶藏。因而備造六寶。以復近古之制。并皇帝奉天恭禋制誥勅命四寶。及精一執中御府丹符二圖記。凡十有三。皇帝之寶。詔赦用之。皇帝行寶。命將

出師用之。皇帝信寶。徵兵用之。天子之寶。詔四夷用之。天子行寶。賜四夷物用之。天子信寶。徵兵四夷用之。奉天之寶。郊禮用之。恭禮之寶。封印香合用之。制誥之寶。制諭誥文用之。勅命之寶。勅諭勅文用之。精一執中。手書用之。御府丹符。封記符號用之。所以備一代之制。傳子孫於永久也。爾禮部其宣教天下。使明知之。此史之闕文也。

雙槐歲鈔卷第三

三丰遜老

瑤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致不沾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烟霞。歷年既久何曾老。舉世無雙莫漫誇。便欲載回天上去。擬從博望借靈槎。此三丰遜老張元元詩也。元元名全一。或曰通一。三丰其號也。世呼爲張邈。或謂寶雞人。或謂遼東人。丰姿魁偉。龜形鶴骨。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頂作一髻。手中執方尺。無寒暑惟衣一衲。或處窮寂。或遊市井。浩浩自如。傍若無人。有問之者。終日不答一語。及與論三教經書。則吐辭袞袞。皆本道德忠孝。每事來。輒先知之。三五日或兩三月。始一食。然登山其行如飛。或隆冬臥雪中。麪如常。時人皆異之。洪武初入武當。登天柱峯。徧歷名勝。使其弟子邱元清住五龍。盧秋雲住南巖。劉古泉。楊善。登住紫霄。乃自結草廬於展旗峯北。曰遇真宮。立草菴於黃土城。曰會僊館。令弟子周真得守之。洪武庚午。拂袖長往。不知所在。明年高皇帝遣三山道士請元元造朝。了不可覓。或謂在青州雲門山洞窟中。永樂初。文皇帝累遣使求之。以給事中胡公濙往。徧物色之。不能得。十年二月十日。致書曰。皇帝敬奉書真仙張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真仙。渴思親承儀範。嘗遣使致香奉書。徧詣名山。虔請真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合自然。神妙莫測。朕才質疎庸。德行菲薄。而至誠願見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使。謹致香奉書。虔請拱埃雲車。夙駕惠然降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三月六日。詔道士虛元子孫碧雲者。

往武當於元元舊遊處。建道場。冀有聞焉。御製詩賜之曰。太華山高九千仞。幽人學道巢其巔。雲邊一臥知幾年。懸崖鐵鎖常攀緣。世間萬物無所累。饑食瓊芝渴乳泉。鍊就還丹握化權。三關透徹元中元。高奔日月呼紫烟。絳宮瑤闕長周旋。五華靈牙植丹田。明珠一點方寸圓。左挹神公右白元。夜開明堂相與言。窈窕恍惚合自然。飄飄直上大羅天。時人欲見不可得。三峯下俯飛鴻翼。丹邱羽人常往還。洪厓赤松舊相識。只今邂逅契心期。青瞳綠髮烟霞姿。洞天福地游欲徧。逍遙上下睠虬螭。若遇真僊張有道。爲言竚竚長相思。詩意蓋拳拳於三丰也。碧雲亦受命於武當之南巖修煉。以冀見之。

聖孝瑞應

文皇帝在藩。聞烏思藏有尙師。哈立麻者。異僧也。永樂初。遣中官侯顯。齎書幣往迎。五歷寒暑。丙戌十二月。乃至。車駕躬往視之。無拜跪禮。合掌而已。上宴之華蓋殿。賜金百兩。銀千兩。綵幣法器。不可勝紀。尋賜儀仗。與郡王同。封爲萬行具足。十分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及金銀紗綵幣。織金珠袈裟。金銀器皿鞍馬。其徒封拜有差。五年春二月庚寅。命於靈谷寺啓建法壇。以薦皇考皇妣。尙師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十有四日。上伸誠孝。下及幽爽。自藏事之始。至於竣事。卿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鸞白鶴。連日畢集。一夕檜柏生金色花。徧于都城。金仙羅漢。變現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幡蓋旋繞。亦旣來下。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羣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聖孝瑞應歌頌。自是上潛心釋典。作爲佛曲。使宮中歌舞之。永樂十七年。御

製佛曲成。併刊佛經以傳。九月十二日。欽頒寺經。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現舍利光如寶珠。十三日。現五色毫光。慶雲奉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續頒佛經佛曲。至淮安給散。又現五色圓光。綵雲滿天。雲中現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烏白鶴。盤旋飛繞。禮部行翰林院撰表。往北京稱賀。上甚嘉悅。明年五月十六日。命禮部尚書呂震。右副都御史王彰。齋奉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往陝西河南頒給。神明協應。屢現慶雲圓光寶塔之祥。在京文武衙門。上表慶賀。上益嘉悅。知皇心之與佛孚也。中官因是益重佛禮僧。建立梵刹以祈福者。徧南京城內外云。

劉伯川善觀人

秦和劉伯川。平生輕財如糞土。中年尙有田數十畝。一日悉散予其親戚閭里。又散遺臧獲。獨與其妻處。敝廬數椽。僅蔽風雨。而且暮。饘粥休休如也。平居不與俗人接。然善觀人。時楊士奇年十四五。與陳孟潔往候之。伯川以二人皆故人子。入見款洽焉。是日雪霽。酒酣。伯川命各賦詩言志。孟潔賦云。十年勤苦事雞窗。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春風楊柳陌。紅樓爭看綠衣郎。士奇卽景賦云。飛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侵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潔笑曰。十年勤苦。只博紅樓一看邪。子當不失風流進士。顧士奇笑曰。雖寒士當耐。又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子當大用。尙勉之。惜予不及見也。伯川卒後。孟潔果第。爲翰林庶吉士。而士奇官至少師。皆如伯川所言。

胡貞女

永樂初學士解縉、胡廣侍燕文淵閣。太宗皇帝曰：縉、廣少同業，仕同官，今縉已有子，廣宜妻之以女。廣俯首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上曰：定生女，勿疑矣。越數日而貞女果生，因名吉慶奴。以上所料也。遂訂盟。縉子禎亮未幾，解氏遭高煦誣譖，舉家戍遼，欲使貞女改適。女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而救之，血被兩頰。且言曰：薄命之婦，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況背主違父，何用生爲？越數年，洪熙改元，特宥解氏，禎亮歸娶。女既歸，解氏事二姑極孝，事夫惟謹。姑徐氏多病，不離牀席十餘年，雖浣滌穢污，皆親爲之。且知書史，性柔愍側，室子女視如己出。卒年八十五。廣有此貞女，然建文擢爲狀元，乃棄之若弁髦，何也？無亦愧其女邪？

史孝子

史五常，內黃人。父萱，洪武閒任廣東按察司僉事，卒於官。五常始七歲，母以幼且無資，不能歸葬，遂權厝之。遂攜五常北返，每諭之曰：汝父棺中有大錢可驗，待汝長成時，尋骨歸葬，則汝可報父恩。而我亦盡婦道矣。後母沒，五常年五十，乃往至殯所求焉。既至，弗獲，旦夕泣告于天，路人憐之，遺以飲食，數日，憲幕張珪知之，爲白於臺，馳簡巡司李斌，多方物色，果得所殯遺骸，大錢猶在。五常以禮斂槨，當道重其孝，給以舟車路費，贈以詩文。既返葬，結廬墓側，居三年。正統閒，有司列狀上聞，詔旌表其門。左布政錦川梅應奎贈詩云：河北史孝子，萬里來廣州。暮投和光寺，慘淡如羈囚。相見不肯言，哽咽涕泗流。侵晨趨相府，長跪述所由。兒昔方七歲，嚴親此宦遊。三年佐風憲，長貳資良籌。嚴親忽亡逝，母氏深懷憂。陸行乏輿馬，水宿

畏蛟虬。昇棺寸步難。何以歸故邱。禪關有隙地。乞土寄一坏。母子孤且癯。粥餽促歸舟。還鄉理先業。薄有舊田疇。兒年日已壯。痛父骨未收。忍離母膝下。望望倚門愁。向來護花隕。喪葬事已休。卽爲嶺表行。不與妻子謀。路苦焉足恤。到來述所求。門巷非舊日。顧瞻林木稠。重泉深且闕。躑躅空夷猶。上官幸垂憫。庶得志願酬。言訖卽搗泣。感動仁公侯。霜簡發嚴令。通衢廣尋諷。父老四五人。指示東墻幽。發掘見青錢。棺底昔所投。黃金與白璧。次第歸衾稠。孝子悲且喜。勝獲千琳瑯。稽首謝蒼天。伏地禮比邱。拜辭烏府舊。金帛仍相周。山川耿南北。何暇畏阻修。親魂旣安妥。祖隴茂松楸。孝子亦年老。華髮風颼颼。誠心格穹壤。孝行徧遐陬。我作短歌行。送別南海頭。瘴癘不爾毒。盜賊不爾仇。安行至鄉里。嗟哉誰與儔。願爾增壽考。在世百春秋。願爾賢子孫。世業治箕裘。以永敦薄俗。芳名千載留。今按廣州志。和光寺在南海西南街。鄉人以祀六祖者。洪武二十四年。歸併光孝寺。梅應奎作應魁云。

冷協律

冷協律起敬謙。隱居杭州吳山頂上。曉音律。善鼓琴。飄飄然有塵外之趣。國初授太常司協律郎。洪武元年五月。詔校正音樂。太常少卿陳昧。翰林學士詹同等。待制王禕。與起敬及儒士熊太古等。定郊廟諸樂章。起敬裁定爲多。劉伯溫集云。舊在杭時。爲起敬賦泉石歌。亂後失之。今起敬爲協律郎。邀予寫舊作。已忘。而記其起三句。更足成之。其歌曰。君不見吳山削成三百尺。上有流泉發蒼石。冷卿以之調七絃。龍吟太陰風動天。初聞涓涓響林莽。悄若元宵鬼神語。玲然穿崖達幽谷。竿籟颼颼振喬木。永懷帝子來瀟湘。

瑤環瓊珮千鳴璫。女夷鼓歌交甫舞。月上九疑啼鳳凰。還思媧皇補穹碧。排挾銀河通積石。咸池瀉浪入重溟。玉井冰澌相戛擊。三門旣鑿龍池高。三十六鱗騰夜濤。豐隆咆哮震威怒。鯨魚撻尾驚蒲牢。條然神怪歸寂寞。殷殷餘音在寥廓。蛟人淵客起相顧。江白山青烟漠漠。伯牙骨朽今幾年。叔夜廣陵無續絃。絕倫之藝不常有。得心應手非人傳。憶昔識子時。西州正繁華。箏笛沸晨莫。兜離漫矜誇。子獨徜徉泉石裏。長日松陰淨書几。取琴爲我彈一曲。似掬滄浪洗塵耳。否往秦來逢聖明。有虞製作超莖英。和聲協律子能事。罔俾夔摯專其名。自伯溫語意觀之。旣素與起敬舊相識。則其人必有居址。杭志以爲錢唐人。理或然也。世傳起敬有仙術。有告以貧乏者。畫壁爲門。門有鶴。使細觀之。則門啓而入。得金寶以歸。而遺其引。蓋朝廷內帑也。守者得引以告。逮其人至。遂株及起敬。起敬旣至京師。隱身入板壁中。逮之者鑿壁以獻。猶應對作聲。旣而莫知所在。又傳所繪蓬萊仙奕圖。永樂壬辰孟春三日。三丰遯老跋。以遺太師淇國公邱福者。謂冷君武陵人。名啓敬。龍陽子其號也。然洪武中。三丰旣遯去。永樂初。文皇帝遣使求之。不獲。邱淇國乃靖難功臣。日侍左右。豈敢隱匿不告。豈神仙蹤跡。固不可測歟。壬辰乃永樂十年。卽旁求致書之時也。豈流傳訛舛而然歟。漫識之。

姚少師

姚廣孝。蘇之長洲人。元壬辰。披剃爲僧。名道衍。洪武癸丑。請給禮部度牒。於覺林寺入冊。刻意爲詩文。由是知名。詠百花洲云。水澗接橫塘。花多礙舟路。波紅晴漾日。沙白寒棲鷺。綠汀漁網集。隔浦菱歌度。不見

昔遊人風烟自朝暮。京口覽古云。譙櫺年來戰血乾。烟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味其詞旨。識者知其非繙流也。壬戌九月。詔選高僧。分侍諸王。衍往燕府。住持慶壽禪寺。遂預靖難之功。壬午十月。拜僧錄司左善世。永樂甲申三月。簡東宮輔導。擢太子少師。復其姓名。賜敕諭曰。卿秉性篤實。學行老成。事朕藩邸。積有年歲。朕靖難之初。卿侍左右。謀謨弼贊。裨益良多。今建儲嗣。簡求賢輔。以卿舊人。特授太子少師。夫太子天下之本也。必賴啓迪。匡正輔成。德器。卿尙勉盡厥職。副朕眷倚之重。欽哉。自善世遽長宮寮。亦異數也。後太孫初出就學。命設講席於華蓋殿之東。復令廣孝及翰林內閣之臣侍焉。九年考滿。爲壬辰二月。吏部尙書兼詹事。蹇義。兵部尙書兼詹事。金忠。於武英殿奉旨。給與誥命。封贈。於是祖菊山。父妙心。俱贈資善大夫。祖母周氏。母費氏。俱贈夫人。併本身。凡五道。蓋不畜髮娶妻故也。蘇人云。廣孝旣貴。後嘗奉命賑濟。還吳。吳有隱士王光庵。先生者。與之有舊。往詣之。先生閉門不納。凡三往。乃獲見。先生無他言。但連聲曰。和尙誤矣。又往見其姊。姊亦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爲。乃僧服而往。始納之。一拜後。姊不復出。戊戌三月。廣孝病篤。上駕幸其第。問後事。對曰。出家人復何所戀。強之。乃曰。僧洽南洲在獄久矣。上卽日出之。卒年八十四。贈榮國公。諡恭靖。

長陵八駿

太宗八駿圖。其一曰龍駒。戰於鄭村。塤乘之。中箭。都指揮丑丑拔。其二曰赤兔。戰於白溝河。乘之。中箭。都

指揮亞失鐵木兒拔。其三曰烏兔。戰於東昌。乘之中箭。都督童信拔。其四曰飛兔。戰於夾河。乘之中箭。都指揮貓兒拔。其五曰飛黃。戰於蕘城。乘之中箭。都督麻子帖木兒拔。其六曰銀褐。戰於宿州。乘之中箭。都督亦賴冷蠻拔。其七曰棗駟。戰於小河。乘之中箭。安順侯脫火赤拔。其八曰黃馬。戰於靈璧。乘之中箭。指揮雞兒拔。學士劉定之詠焉。蓋靖難時。胡騎官軍。最近左右故也。按八駿始於穆滿。後千餘年。復見於唐太宗。我長陵馳驅西北。濟世安民。適相符合如此。

柳庄相術

袁廷玉名珙。以字行。其先南昌人也。五世祖子誠。宋知臨安府。始家鄞焉。廷玉幼喜觀書。壯益爽秀。嘗遊東海普怛洛伽山。僧有別古崖者。善相。見而悅之。謂其眼光如電。法當以術顯。因給令仰視。赤日待兩目盡眩。潛布黑赤豆於暗處。使辨之。又夜縣五綵絨線。牒紙外。使映月光。別其色。所試皆中。然後授其術。且曰。子後當出我右。慎勿妄洩也。其法候夜。將二鼓。或五鼓罷。然兩炬坐對。求相者數。以其炬左右。視形狀氣色。參以所生年月。而吉凶之徵。有若符契。浦江戴九靈。良爲作傳。備言其應驗之詳。建文聞其名。初位東宮。卽召見使相焉。廷玉言。害氣在西北方人。當預防之。洪武丁丑。燕府遣儀衛司正蔡禮。齎幣徵聘。戊寅三月。至北平。太宗召見。廷玉稽首言曰。異日太平天子也。龍形鳳姿。天廣地闊。額如圓璧。伏犀貫頂。日麗中天。五岳附地。重瞳龍髯。五事分明。二肘若肉。印狀龍行。虎步聲如撞鐘。足底龜文。有雙黑痣。年交四十。鬚過於臍。卽登寶位。館于仰山寺僧道衍室。宴賚無筭。謀必預焉。己卯遣歸。七月至淮安。而靖難起事。

矣。至家爲民人周繼祖訐告。按察僉事唐泰械赴京師。詔宥之。惟令太醫院使戴原禮取相書以進。壬午六月。太宗登極。命千戶張勇典膳徐福馳驛召之。既至。拜太常寺丞。其子忠徹克傳其術。官至尙寶司少卿。家本旗手衛軍。詔開除之。庚寅十二月卒。賜葬祭。有旨令姚廣孝誌其墓云。

金尙書際遇

洪武中袁廷玉以事過鄞縣前。見婦人乳女於榜廊下。哭聲淒甚。問其故。對曰。夫當戍趙州。今在酒肆飲。旗軍飲畢。卽行矣。言旣哭益悲。袁心憐之。往見其夫。夫曰。我韓嶺金世忠也。居以下課度日。今缺戍。爲族人賂旗軍。以我代行。袁相其面曰。此尙書骨法也。他日常大貴。此行勿憂。因代償其酒價。又貸米二斗。曠之。臨行。囑曰。登舟卽順境。他日富貴無相忘。旣而舟泊西渡。共濟者病腹痛。金與之卜。言宜用衣帶刮咽。喉下卽愈。其人如其言。果瘥。驚以爲神。因厚謝之。沿途惟用謝卜所得。因不匱乏。至戍所。開卜肆。以奇驗聞。燕邸召至。問以靖難。卜告以吉。援引古今。才識溢發。上大喜。多用其謀策。因薦袁。上又召之。後師起。以世忠署長史。累遷至兵部尙書兼詹事。卽金忠也。洪熙初。追贈少師。諡忠襄。子達。方十歲。授檢討。還鄉支俸。幼童蔭官。實自此始。其際遇亦奇極矣。

甲申庶吉士

永樂甲申會試。取楊相等四百七十二人。遵乙丑例也。殿試首甲曾棨。周述。周孟簡。三策。皆有御批。二甲前數名。俱刊策。而附讀卷官姓名批語於後。選庶吉士入翰林。則刊策者皆在。且分二等。作文者。楊相王

訓王直吾紳劉子欽彭汝器章樸熊直王道盧翰柴廣敬余學夔洪順段民沈升羅汝敬宋子瓊周悅秦政學徐安周文李寧張徹歐陽俊梁任曹景輝陸孟良蕭省身劉孟鐸張宗堽田忠曾與賢洪鍾陳滿蕭清劉紹林鳳張憲殷尋嚴光祖涂順孫子良李昌祺涂敬蕭寬褚讓獨孤樂善陳士啓曾慎魏騏吳惇習字者王英湯流余鼎孫奉李永年皆支從七品俸以二甲進士也。作文者章敬倪維哲李時勉陳敬宗袁添祿楊勉李貞江鐵許瑤王仲壽李迪楊燦李衡陳綱董鏞劉子敬陳伯恭陳資善趙曾劉剛龍儀趙濟劉澄黃陽趙理漆霽韓庸史彬趙琰徐觀樊靜曹彥昌田培王宅葉貞陳興俞禮趙濬恭潘中徐聆胡秉森周志義俞益曹陸陽儀鳳譚原性陳旭羅處富邢旭曾恕習字者袁邇周遠鍾旭彭禮戴宏演皆支正八品俸以三甲進士也。凡百有十一人。選首甲三人二甲楊相至羅汝敬王英至余鼎三甲章敬至楊勉凡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進學文淵閣而周忱自陳亦與焉。餘八十五人。惟於本院待選而已。每月奉旨賜讀書秀才曾燦等燈油諸費而忱不與。次科丙戌首甲林環等三人及三月三日覆考舉人周翰藍昂賜冠帶支教諭俸俱與曾燦等同讀書。月賜亦如之。而文翰優等庶吉士朱瑄等十有三人不與。其後進學內府者凡六年。惟王直王英余學夔余鼎羅汝敬彭汝器授修撰。餘多爲刑部主事。至戊戌六月侍讀李時勉侍講陳敬宗皆以刑部主事改而周藍二舉人僅三年得授典籍。蓋史館清華官不輕授如此。

洪恩靈濟宮

永樂丁酉二月建洪恩靈濟宮於北京皇城之西。祀徐知證及其弟知諤。初其父溫事吳楊行密及溫養

子知誥代楊氏有國。復姓李。改名昇。是爲南唐。封知誥爲江王。知誥爲饒王。嘗帥兵靖盜。閩人德之。立生祠於閩之鼇峯。累著靈應。然溫公通鑑書知誥爲南唐鎮海軍節度使兼中書令梁王。卒諡曰懷。面知證無可考。蓋皆沒而爲神者也。宋高宗賜祠額曰靈濟。入國朝。靈應尤著。有道士曾辰孫者扶鸞。則二神降之。文皇帝遣人禱祠。輒應。間有疾。問神。神降鸞書藥味。如其法服之。每奏奇效。辰孫大被寵賚。因請建宮加額。於是封知證爲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護國庇民洪恩真君。知誥爲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輔國佑民洪恩真君。江饒王爵如故。仍命禮部新鼇峯之廟。春秋致祭。給灑掃五戶。御祭碑文。系以詩。有曰。天產英靈爲世傑。出入幽明猶一覩。生著勳勞保甌粵。沒爲明神崇偉烈。亦不稱其爲仙真也。嘗遣禮部尙書往鼇峯易其真衣。謂之掛袍。頗大勞費。後乃改遣太常寺官焉。

營建祥異

文廟初嗣大統。卽詔以北平爲北京。每巡幸稱行在。設行部官。開科曰北京行部鄉試。永樂四年七月。文武羣臣淇國公邱福等。請建北京宮殿。以備巡幸。從之。於是命官採辦大木。十四年十一月。以營建重事。乃命羣臣會議。皆以爲宜。十五年十一月癸丑。建立奉天殿乾清宮。己未。督工泰寧侯陳珪等。奏二處俱現五色瑞光。卿雲瑞鶴。綉縕流動。爛徹霄漢。庚申。金水河冰凝異瑞。體具諸像。至己巳。卿雲呈彩。五色輪困。變化卷舒。彌滿殿閒。卿雲內又出五色瑞光。團圓如日。正當御座。已而西度宮苑。映上今所御殿廷。終日不收。官軍人匠羣目共睹。禮部於是行翰林院撰表。壬申。羣臣稱賀。十九年正月。郊社宗廟宮殿告成。

乃置曹司。一依金陵舊制。仍稱行在。是年四月庚子。奉天三殿災。上承天心。愛兢懼靡寧。於是大赦天下。詔求直言。敕尙書蹇義等。偕給事中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而言事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鄭。惟桓羅通。皆陞知州。主事蕭儀言尤峻直。上曰。方建都時。朕令大臣會議。非輕舉也。幸賴夏原吉匡。扶反災爲祥。永孚於休。夫豈無自哉。正統辛酉。始定爲京師。革行在之稱云。

觀燈應制

永樂己丑。令自正月十一日爲始。賜元宵節假十日。壬辰正月。賜文武羣臣宴。聽臣民赴午門外觀。鼇山。歲以爲常。戶部尙書夏原吉。侍母往觀。上聞。遣中官賚鈔二百錠。卽其家賜之。曰。爲賢母權也。自是車駕駐兩京。皆賜觀燈宴。上或御午門。示御製。使儒臣奉和。覽而悅之。賜以羊酒鈔幣。時評應制諸作。以陳侍講敬宗五首爲工。其一。皓月金門夜。和風玉殿春。雲移三島近。燈簇萬花新。天仗臨丹扆。星橋接紫宸。中官宣德意。燕賞及詞臣。其二。紫禁疎鐘靜。高城刻漏傳。五雲迎寶蓋。萬炬綴金蓮。瓊醴行仙席。龍盤進御筵。教坊呈百戲。齊過玉堦前。其三。劔珮青宵近。峯巒翠閣重。花明金幄月。香度玉樓風。拜舞諸番集。歡娛萬國同。遙聞歌吹發。五色慶雲中。其四。紫陌連青禁。彤樓接絳河。九門星彩動。萬井月華多。寶炬通霄朗。鸞笙叶氣和。臣民涵聖澤。齊作太平歌。其五。山擁金鼇壯。雲盤彩鳳來。銀河隨斗轉。珠闕倚天開。歡洽春聲徧。恩從淑氣回。願歌魚藻詠。長奉萬年杯。

駕馭文武

國家所以駕馭文武者。惟擢用與承襲而已。文則藩臬。武則衛所。內外弛張。使恩威莫測。惟文廟爲然。永樂初。擢前工部右侍郎張顯宗爲交趾左布政使。右通政兼中允儀智爲湖廣右布政使。十年十二月。擢進士周文褒爲河南左布政使。黃澤爲左參政。陳祚爲右參議。監生梁通爲河南按察使。進士楊政監生劉智爲副使。十一年四月。陞兵部右侍郎徐銘爲山西左布政使。戶部右侍郎張春爲右布政使。鴻臚寺右少卿王玘爲山西按察使。十八年閏正月。人材十三人。擢左布政使四人。馬麟湖廣。盛頤江西。俞景周山東。周克毅廣西。右布政三人。孫豫山西。江潤河南。艾瑛浙江。左參政二人。陸勉四川。吳衡陝西。右參政二人。楊景福建。李泰廣東。右參議二人。趙瑛江西。金恕山西。皆以布衣而躋方面極品。尤異事也。相傳文皇夜夢十三人共扶一殿柱。又一馬徧身生鱗。明日引見數合。而麟居首。故有是命。七年二月。御史林道許信于賢。以在任平常。近泰寧侯處爲辦事宮。至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陽武侯薛祿於奉天門口。奏三人辦事勤謹。今十二年矣。奉旨送吏部還職。又有發充交趾爲吏。加給事中羅亨信者。或充驛夫者。後皆復官。不能盡記也。武官子弟襲職。洪武故事。初比試不中。許襲職。支半俸。逾二年復試。支全俸。不中。仍減半。又二年亦如之。三試不中。發充軍。子患殘疾。不能承襲者。月支俸三石。十年內有子。仍襲祖職。十年外。不准襲。令爲民。永樂中。命一試不中。戍開平。再試不中。戍交趾。三試不中。戍烟瘴之地。以警勵之。行五年而復舊例。其以奉天征討得功者。謂之新官。子弟年十六承襲。且免比試。子患殘疾者。給全俸終身。十年後有子。俱准承襲。視舊官優厚甚矣。

臨涖本貫

永樂甲申七月。改陝西右布政使杜智爲左。而以刑科都給事中西安楊恭代之。入謝。以本貫辭。弗許。尋選一能者往察之。問禮部尙書呂震。震舉主客郎中吳江平思忠。遂擢參政。思忠起家縣吏。精敏機譎。其養子安。私以紗羅度潼關。爲抱關者所發。時思忠他出。恭命收而勿籍。待其歸付焉。思忠感愧。不復敢言其短。久之。恭竟坐罪。謫陝西行都司辦事官。辛卯十二月。上念恭洪武中近臣。被黜於建文時。特宥之。復其原職。又許廓者。家開封之襄城。貢入太學。累官工部左侍郎。奉敕巡撫河南。時流民甚衆。亟奏蠲積年逋賦。減免丁夫。禁豪右逼索私負。於是民漸復業。還朝。陞兵部尙書。降敕獎之。樊敬。字守一。兗州鄆城人。丁丑再試進士。永樂中爲左通政。鎮守濟寧。以行軍司馬行事。陞刑部左侍郎。三人者。皆臨涖本貫。亦異事也。

周憲使

吾廣南郭外有高第里。周憲使新家焉。初名志新。己卯鄉舉。入太學。筮仕大理評事。改御史。受知於文皇帝。嘗呼爲周新。因以志新爲字。彈劾不辟權要。人呼爲冷面寒鐵。永樂元年。巡按福建。奏言朝廷設立軍民諸司。彼此頡頏。兩非統屬。今都司所轄各衛。每府官過門。或遇諸途。輒怒府官不下馬。甚至鞭辱僕隸。衛所公務。徑行有司理辦。稍不從。卽呵責吏典。請自今府衛相見。行平禮。遇諸途。則分道而行。所有公務。不許徑行府縣。有司官吏。毋得凌辱。遇聖節。正旦冬至。在外衛官。悉於府治行禮。開讀詔書。雖邊海衛所。

亦從布政司差人。都司毋與。上悉從之。二年。巡按北京。時制令所屬吏民。有犯徒流者。免罪。就發北京民。稀處種田。監候詳擬。往復數月。多死獄中。新奏請。今後死罪。及職官有犯。詳擬待報。其吏民犯徒流者。悉從北京行部。或巡按詳允。就發種田。如此。則下無淹滯之患。上不負寬恤之恩矣。上諭都察院官曰。御史言是也。且命北京百姓。有犯應決者。許收贖。燕民大悅。三年九月。陞雲南按察使。境中有虎害。爲文告城隍。須臾得虎。格殺之。初來時。道上蠅蚋。迎馬而聚。尾之。見一暴尸。惟小木私記在。收之。及履任。令人市布。得相同者。鞫之。卽刼布賊也。悉以其贓。召給布商家。家人大驚。始知其死於賊也。六年三月。改浙江。有冤民淹繫。聞之。喜曰。冷面寒鐵公來。吾無患矣。及至。洗其冤。放之。一日視篆。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僧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冤魂告我矣。發之。得婦人屍。僧卽款服。人稱爲神明。一巨商遠回。未抵家。日莫。恐爲人所圖。潛以其貲。埋一祠石下。至家。妻問之。告以故。明日掘之。無有也。往訴之。新曰。是必而妻有外遇也。覈之。果然。蓋歸語妻時。摟之者竊聽。先往取之矣。遂併治之。會夏秋霖潦。窪田盡沒。永樂九年。湖州府無徵糧米十七萬二千四百餘石。所司一概催徵。民日逃亡。奏乞遣官覆驗。上卽命戶部覈實蠲免。時錦衣衛指揮紀綱。使千戶往浙緝事。犯賊。新捕治之。千戶脫走。訴於綱。綱奏新專擅。時方進。須知至涿州。上命官校逮新。既至。抗聲陳其罪。且曰。按察司行事。與在內都察院同。陛下所詔也。臣奉詔擒奸惡耳。上怒。命僂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作直鬼。上尋悟其冤。顧侍臣曰。新何許人。對曰。廣東歎曰。廣東有此好人。稱枉者。再後紀綱坐罪伏誅。其事益白。同里彭參。

政森作傳。謂上嘗見有紅衣立日中者。問爲誰。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直。命爲城隍。言已不見。天顏憮然。楊都憲信民巡撫時。其夫人猶在貧居如洗。每調以俸給。語人曰。周志新當代第一人。吾黨所不及也。

龍馬

永樂庚子十二月。青州府諸城縣民崔有諒家。有牝馬。常浴於清水潭。雲霧輿騰。若有物與交。及生駒。色青蒼而麟臆肉變。龍文徧體。形狀非常。有司進於廷。文武百官表賀。以爲龍馬。按宋學士集。洪武四年六月。僞夏明昇降。獻良馬十。其一白者。產自貴州養龍坑。與此相類。蓋乾象飛龍。坤象牝馬。陰陽配合。繫理之常者耳。

玉簫宮詞

臚仙宮詞曰。忽聞天外玉簫聲。花底徐行獨自聽。三十六宮秋一色。不知何處月偏明。王司綵宮詞曰。瓊花移入大明宮。旖旎濃香韻晚風。贏得君王留步輦。玉簫嘹唳月中。是時賢妃權氏。順妃任氏。昭儀李氏。婕妤呂氏。美人崔氏。皆朝鮮人。權尤穠粹。善吹玉簫。永樂八年。侍上征虜。還至臨城薨。諡恭獻。朝鮮國王李芳遠。驛送妃父權永均至。拜光祿寺卿。食祿不管事。尋遣歸國。貢女不復至。聖德剛明。不爲蠱惑如此。

首甲硃書

永樂甲辰進士。邢寬第一。梁禮第二。孫曰恭第三。首甲姓名。皆硃書。前此所未有也。先是讀卷官奏以曰

恭爲狀元。上以其名類暴。而易以寬。相傳文廟謂曰爲日。楊士奇以曰對。問何以知之。曰。臣聞名子者。不以日月。不以山川。以是知之。榜出。人以硃書之異。喧謂三人者必大用也。然禮終編修。曰。恭終侍讀。景泰壬申。寬以侍講起復。適南京掌院員缺。吏部推寬。命以本職往涖。內閣奏言。寬學行老成。使以屬官從公卿後。事體未便。乃得陞侍讀學士。甲科至是。將三十年矣。竟終於五品。

古註疏

經書註疏語仁者靜。孔安國曰。無欲故靜。周子取之。易利貞者性情。王弼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程子取之。子謂一人之心。天地之心也。一日之動。一歲之運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聲色臭味未感之際。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太極渾淪之體也。及感物而動。則性蕩而情矣。羣動既息。夜氣清明。然後情復於性。與秋冬歸根復命之時。亦奚異哉。故君子自修。亦不遠復而已。予於註疏二言。深有取焉。自永樂中纂修大全出。談名理者。惟讀宋儒之書。古註疏自是廢矣。

過揲九六

易變易也。陰陽不測之謂神。神无方而易无體。故七八不變。則有方體也。九六變。則无方用也。乾言用九。坤言用六。以爲諸卦占例。晉韓氏康伯註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有四策。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是則二十有八策爲七。三十有二策爲八。其不用可知。宋沈括始以過揲之餘。三少爲乾老陽。兩多一少。則少者主之。爲震坎艮少。

陽。三多爲坤老陰。兩少一多。則多者主之。爲巽離兌少陰。朱子本義。與筮儀微有同異。故易學啓蒙列圖明之。皆狗括說也。然韓氏易簡得繫辭之旨矣。

解氏兄弟

士君子敬慎其身。貨利逸遊。不可以不戒。吉水解綸。解縉者。從兄弟也。洪武戊辰。同登進士。綸爲禮部主事。始以多占官房。賃與客商買賣。取覓錢鈔。犯該充軍。上宥之矣。已而私出門禁。收買菱米。疑忌朝廷。不帶家小。累宥還職。尋改應天府學教授。乃因庫子糶米。嚇取鈔貫。索膳夫買辦什物。爲生員訐告。二十七年。坐罪誅死。縉文學書札。高出一時。爲中書科庶吉士。授御史。坐輕脫。謫河州吏。建文召爲文淵閣侍詔。永樂初。爲學士。更名薦。已而復舊。其輕脫猶故也。在內閣。坐廷試讀卷不公。出爲廣西布政司參議。尋有言其漏洩。建儲時密議者。遂改交趾。時檢討王侁。亦以罪謫。二人遂共趨廣東。娛嬉山水。奏請鑿贛江。以便往來。上怒。徵縉併侁下獄。俱死獄中。嗚呼。兄弟同登甲科。世所奇也。然一死於貨利。一死於逸遊。可不戒哉。

觀物吟

客有手一鉅。編贈予者。乃錄本觀物吟也。作者爲道士鄧青陽。羽自言居武林時。忘情消白日。高臥看青山。動落花流水之機。適閒雲幽鳥之趣。遂成意外不期然而然之句。初無意於詩也。予愛其一絕云。人生天地長如客。何獨鄉關定是家。爭似區區隨所遇。年年處處看梅花。其中所存。可概見矣。隱居在武當山之南巖。永樂中。不知所往。人以爲仙去。

